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總聞卷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二十 經部

詩總聞卷十八

宋 王質 撰

蕩

一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訴上帝曰為邪者民也非我也又訴上帝曰使民為邪者帝也非我也此商王自解之辭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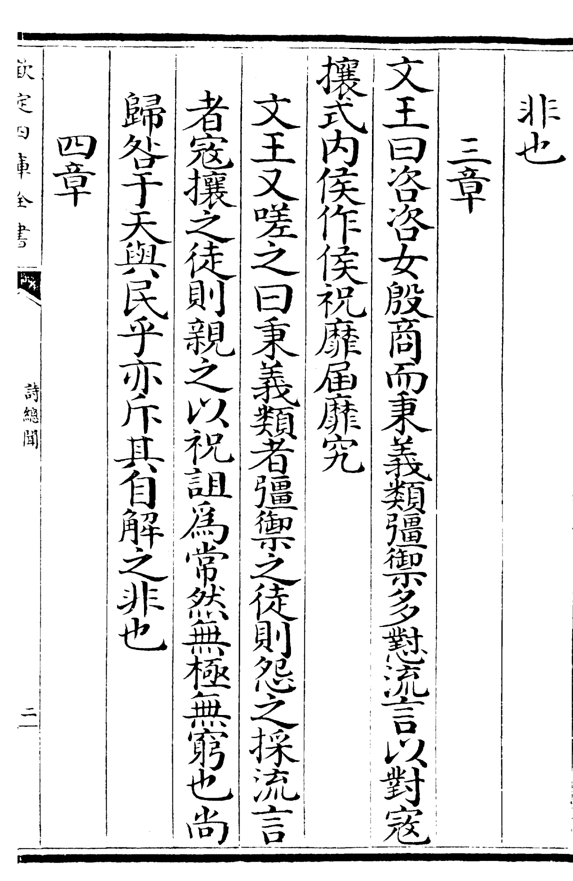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生衆民其命誠難信初雖善終歸惡又自解之辭也

二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文王嗟之曰彊禦掊克居爾之位仕爾之服天生此等倨慢之人汝不抑之使衰反長之使興其力也若是尚歸咎于天與民乎斥其自解之



非也

三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又嗟之曰秉義類者彊禦之徒則怨之採流言者寇攘之徒則親之以祝詛為常然無極無窮也尚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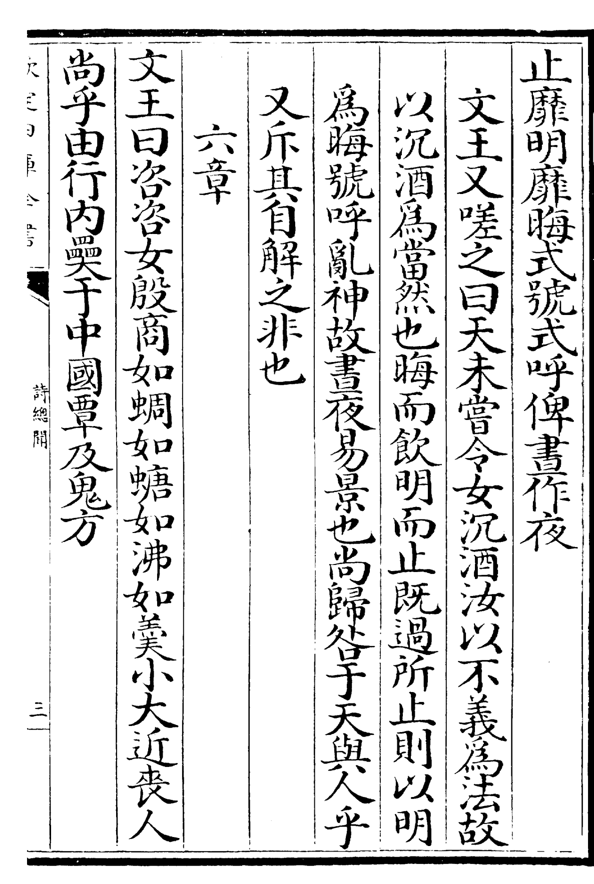
四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又嗟之曰以强梁斂怨而反爲德所以不明其實有德者無在後在側之賢人也實有德所以不明者無爲卿之賢者也是故以斂怨爲德也尚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五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女沉酒汝以不義爲法故以沉酒爲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既過所止則以明爲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尚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六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又嗟之曰蜩螗時變則寂沸羹火緩則息汝去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尚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憤自中國達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尚可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七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女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

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尚存有及此者曽不見聽安得不傾尚歸咎于天與民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八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凋本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尚歸咎于

天與民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闢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今皆訓邪皆從匹亦詩固有字同意異者此則字意相似不必分也終諸仍切服蒲北切祝周救切國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式失吏切呼火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

郎切行户郎切時上紙切舊巳已切揭去例切
撥方吠切
聞跡曰楚俗多鬼髙宗伐鬼方即殷武荊楚此舉
最險遠者言之
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書稱汝
無侮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爲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大率其人好責人而不責巳好遂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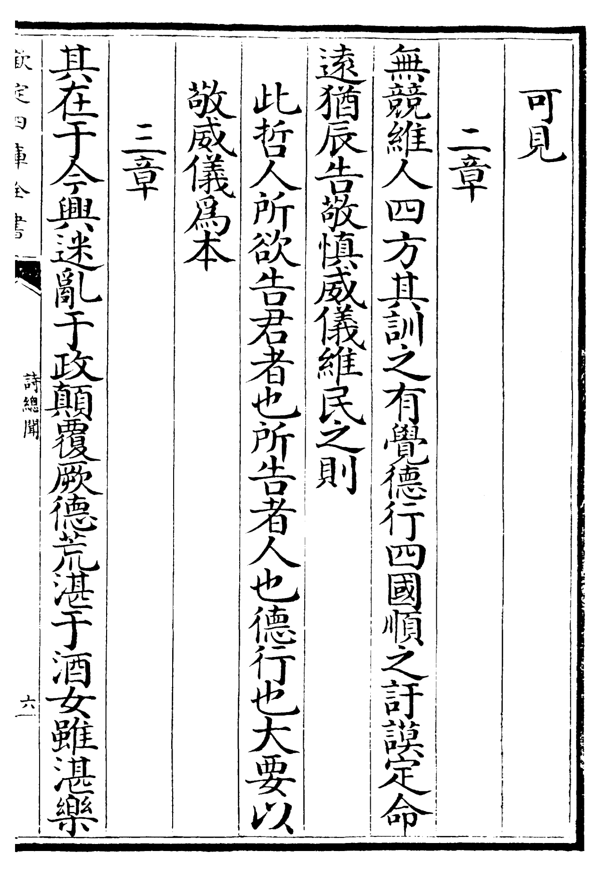
不悔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抑

一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事庶人之愚不能安于此意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被髮佯狂皆出此時吳皓齊洋之事


可見

二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敬威儀爲本

三章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止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迷也顛覆也荒湛也

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為本

四章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止夙興夜寐洒埽

廷内維民之章止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逿

蠻方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洒埽廷内也修車馬

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爲本

五章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爲本

六章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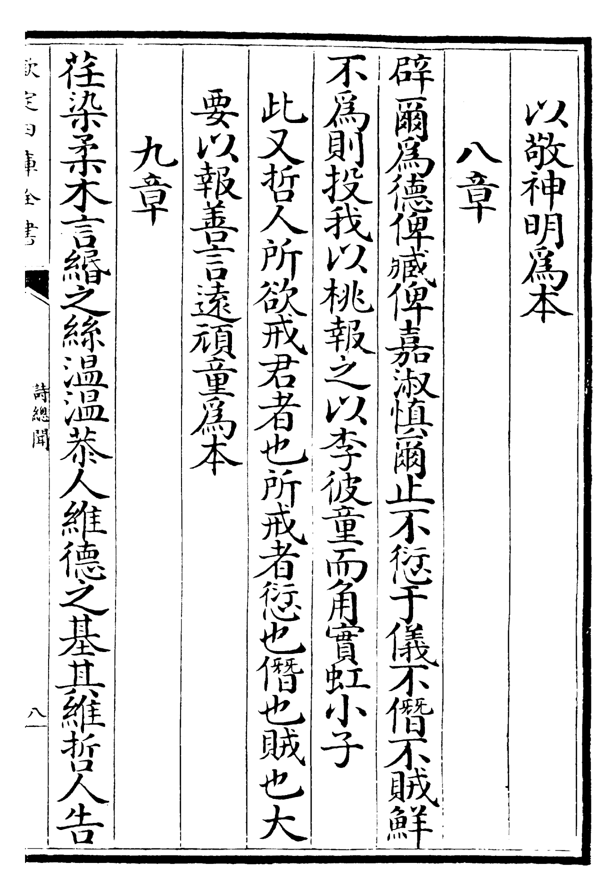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以惠臣民為本

七章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近柔佞也大要



以敬神明爲本

八章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賊也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爲本

九章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止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哲人之話言皆知此當順而行之愚人反謂此言爲
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

十章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王雖曰未知既已抱子盖其君不爲幼冲也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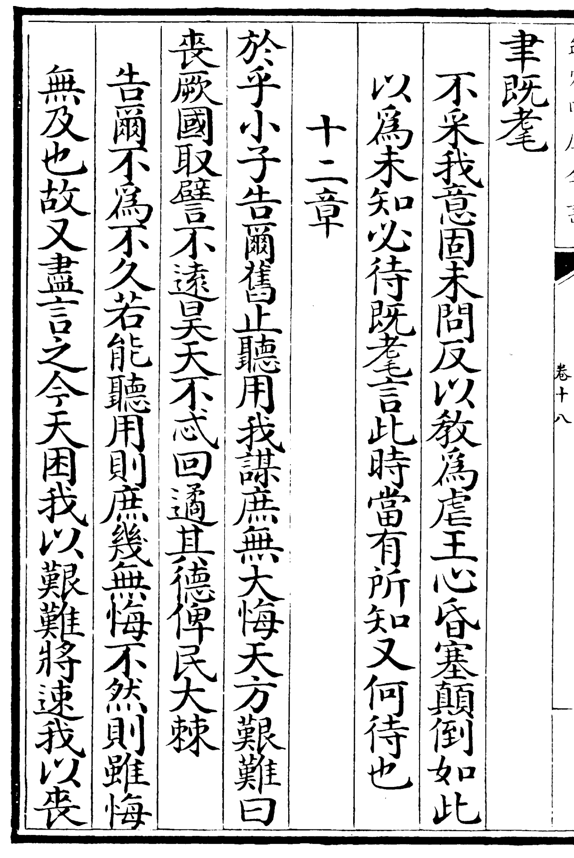
民之不滿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能遽成也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冀成自不可得也大率欲王知哲愚之當從違也

十一章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愬之于天不以有生爲樂甚憂之辭也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



聿既耄

不采我意固未問反以教爲虐王心昏塞顛倒如此以爲未知必待既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也

十二章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告爾不爲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悔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以喪

亡我所取譬不遠維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四喻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𢘆之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遹民大困急則喪亡不可救也

聞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令女雖

湛樂爲句從弗念厥紹爲句樂魚敎切叶紹刑

寒剛切叶王大率陽庚兩音多通用兵補芒切

虞元具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言旁

紐作糵筍旁紐作格集韻舌逝皆食列切四字無不叶也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爲未詳非也讐帀又切報敷救切友羽軌切子奬禮切格綱鶴切度待洛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義吾何切絲新齋切言魚巾切令西人猶作此音否補美切事上止切昭之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切藐眉教切虐宜照切國越逼切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話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已

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匿當
是彼踈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同姓之
卿之法不特分親亦當屬尊尋詩可見厲王在位四十
七年在彘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少年此稱小
子殆是桑柔

桑柔

一章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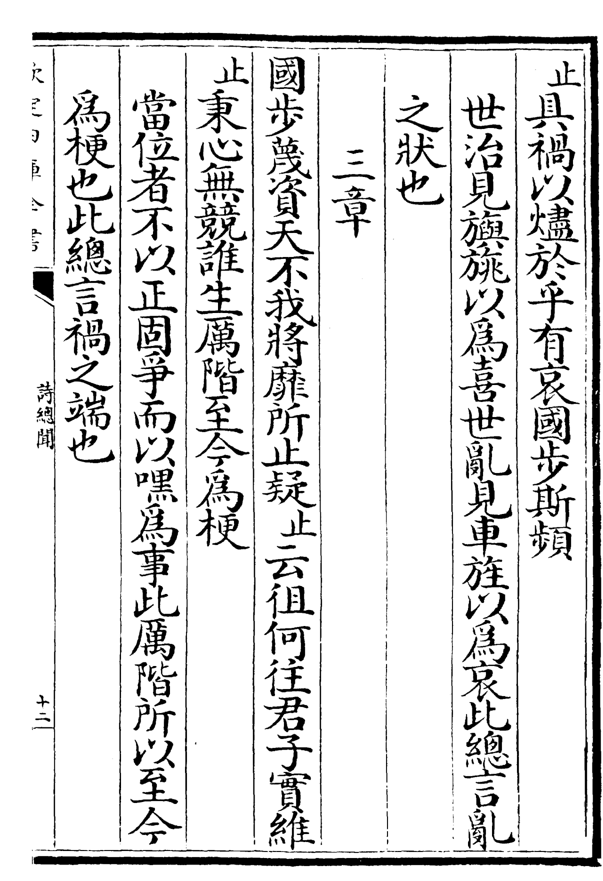
桑柔初茁而未盛也止可維旬過旬則捋採稀踈言不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

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愬之于天也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愬之于天似怨天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人故天者萬物輸情之所也

二章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止靡國不泯民靡有黎



止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世治見旟旐以爲喜世亂見車旌以爲哀此總言亂之狀也

三章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嘿爲事此厲階所以至今爲梗也此總言禍之端也

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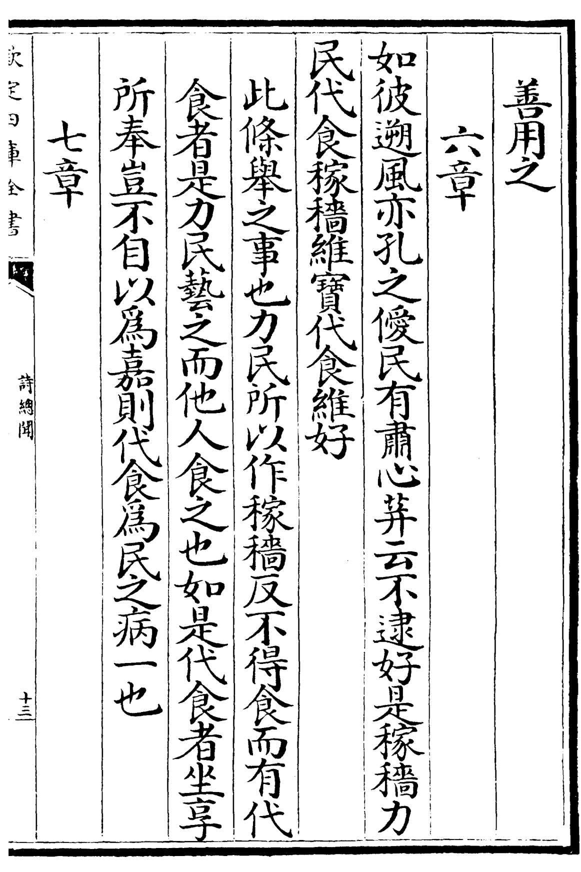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總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五章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濯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當



善用之

六章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代食者是力民藝之而他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坐享所奉豈不自以爲嘉則代食爲民之病一也

七章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蟊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屬力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爲之病二也大率禍亂之源皆生于農事之廢

八章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

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爲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爲彼也此秉心宣猷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譖而不相善也

九章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思畏忌

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彼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爲覆此爲狂何用犯此畏忌以詒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十章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此懷良心者既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既加顧又加復既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爲

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十一章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此懷良心者則所爲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行皆汚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敗也相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而反使

爲悖者故良人衰而不順之人盛也

十二章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朋友疑其在朝廷無所別白故曉之曰我豈不知而無所爲如蟲之飛可弋而獲蓋小人陰于女而陽于我而任事之人主薄而不主厚喜背而不喜面旣能爲不利則或恐不勝故不如且已也曉之辭也

十三章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止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止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民之所以多端皆在職者主競故競者用力也民之所以未定皆在職者主盜故盜者爲寇也薄言不可則已反于背肆詈女雖自以非我欲推怨他人然已爲爾作歌爲能揜其惡而文其姦也言歌可諷而人喜傳也

聞音曰填池鄰切天鐵因切爐旁紐作辛叶頻溺奴學切贍職良切相思將切廸徒沃切垢居六切悖蒲昧切獲黃郭切赫黑各切背必墨切民之未戾止不可覆背善詈終爾歌可歌相叶吳氏不得謂之未詳也集韻可歌皆居何切

聞物曰牲牲鹿精采貌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爲芮伯毛氏以爲芮良夫蓋承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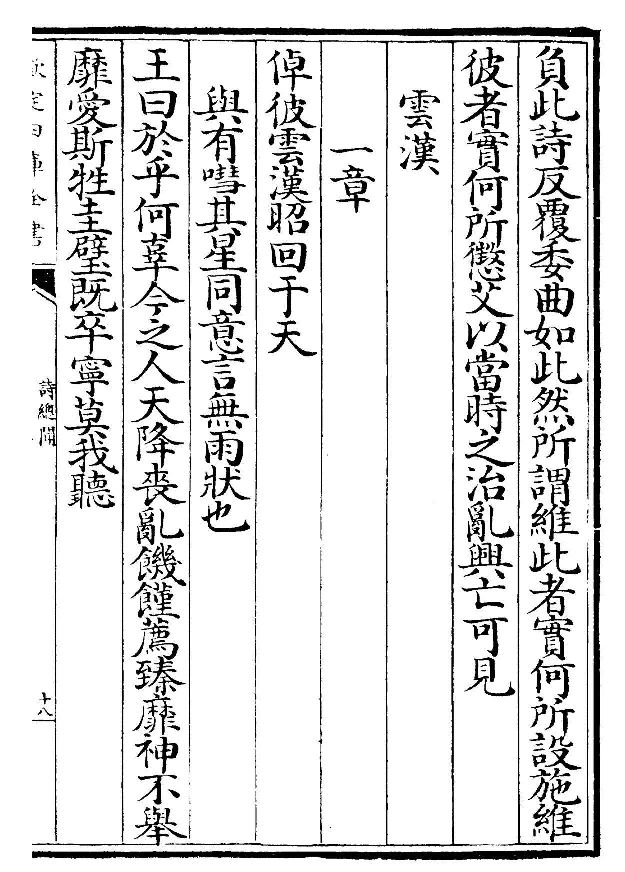
其言既明當從所譏詆之小人當是滎夷公之徒也

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蟊其次言禾其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隧亦再其次言弋蟲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也

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多然

逆風而行尤不可故曰維彼遡風亦孔之愛僾與愛同風衝則草木頽偃隧道即成今西北猶然大率多在山谿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谷讀作浴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莽草也反以爲緩嫚是欲奪力民以與代食者也皆代食之人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是謂我耕稼而汝食之相傳不平之語史書文言爾

總聞曰君子小人不可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



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維此者實何所設施維彼者實何所懲艾以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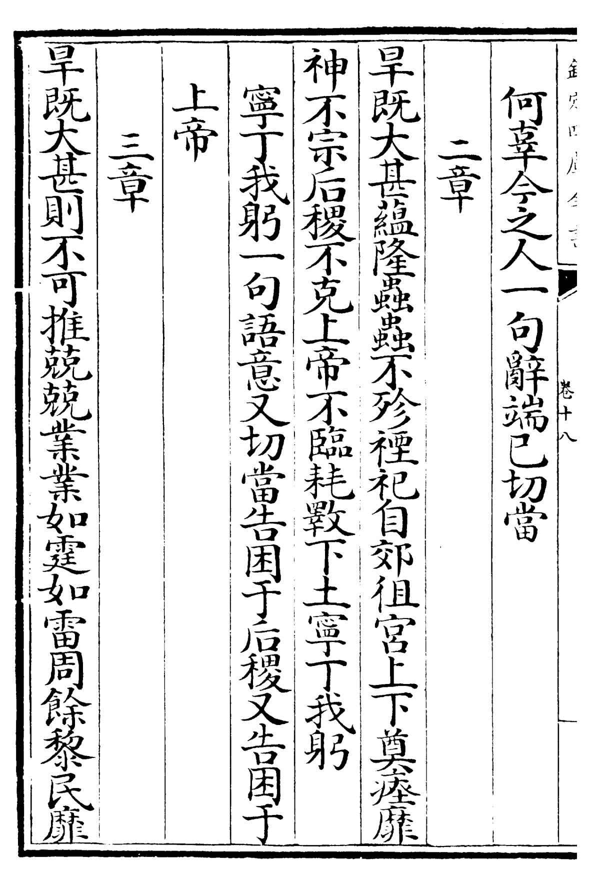
雲漢

一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與有嘒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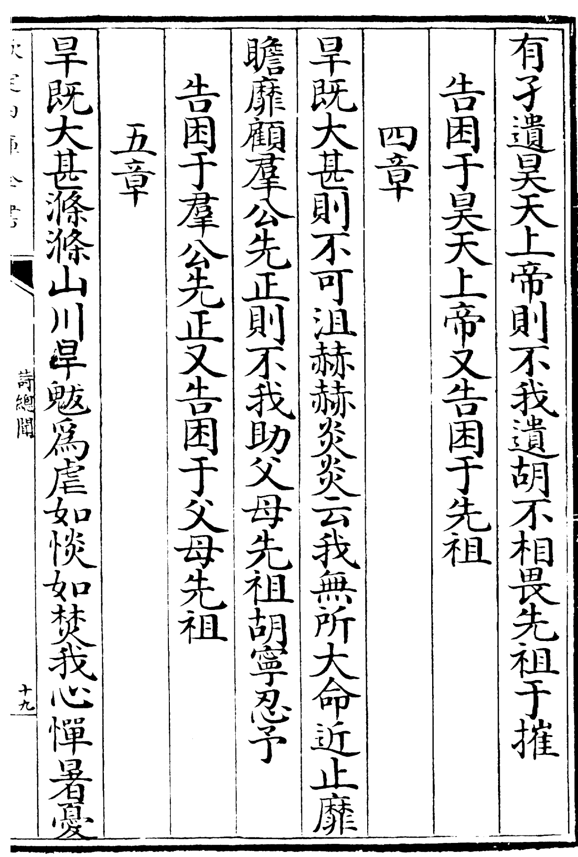
二章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又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于上帝

三章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四章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父母先祖

五章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欲棄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六章

昊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明神憯不知其故此

災衆知其自厲王而稱不知其故者爲父諱也

七章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告困于庶正羣臣又告困于昊天

八章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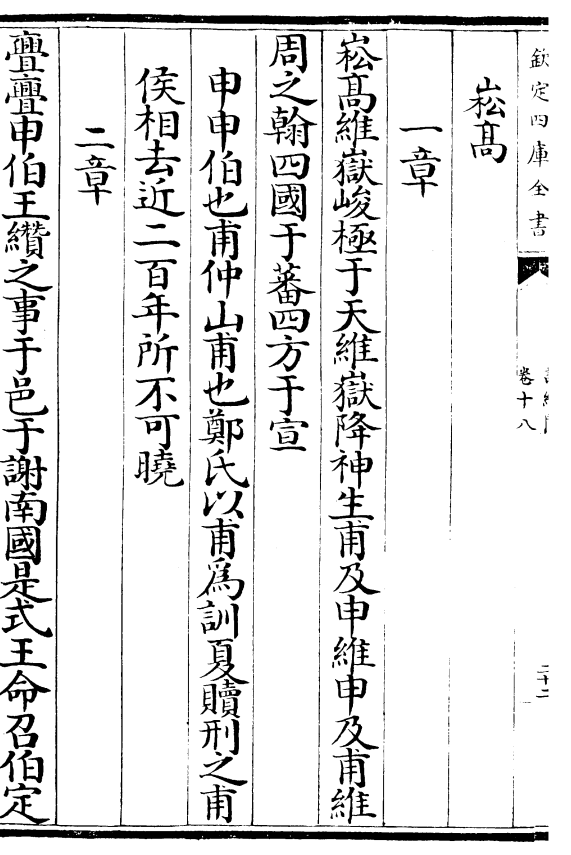
又告困于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爲我言何必求我我將遯也羣公三公也先正羣公之先正也已往者也書音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庶正見存者也如天官宫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之也冢宰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之數官言皆近王也靡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封人之屬無人不及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是也君子統言之數官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

非可以十月之交爲例也宣王求天求帝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求于臣言我雖棄位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苦異寧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臨力巾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遺夷佳切顧果五切助牀所切予演女切川樞倫切遯徒匀切莫幕故切虞元具切宰奬禮切今南人以兒爲子奬禮切又爲宰亦奬禮切子宰皆奬皆通右羽軌

切正諸盈切云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
辭也今北人猶有此音
聞人曰序以爲仍叔美宣王也尋詩皆王辭是時
喪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憂不見
百姓見憂他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
伯惟芮伯粗可考然皆美諷譏切以爲他人所
作猶之可也至仍叔決非叔辭按經世宣王癸
酉即位大甚之旱必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
譏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自宣王初年至是得
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尚幼當亦未及弱冠也
如此方仍叔能爲文美君之時官爲大夫則非
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四十五歲而
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
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實有是理
不諱此字然後可以感動人也



崧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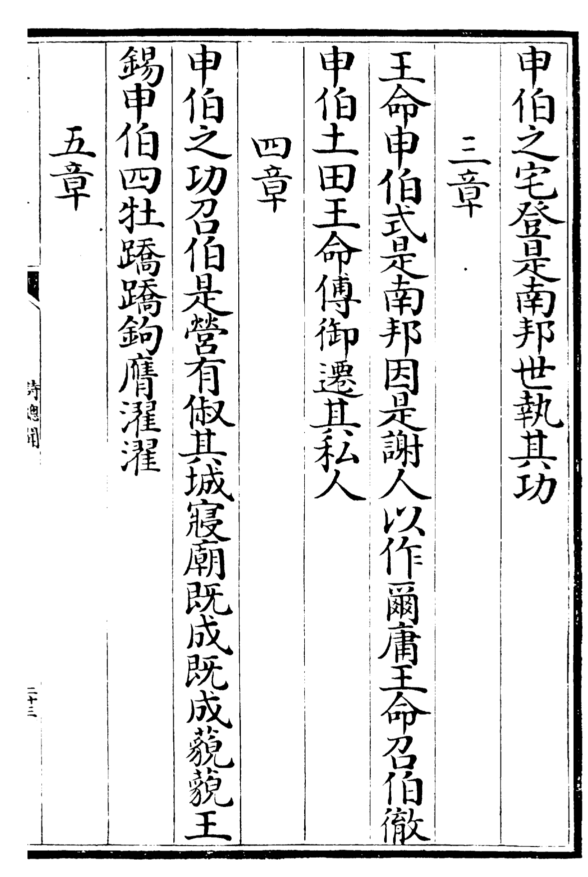
一章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爲訓夏贖刑之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

二章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三章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四章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五章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時申伯在諸舅之中最尊故曰王之元舅也

六章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至是餞行也以謝爲國故自西而南稱還歸

七章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稱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皆憑宣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稱不顯此周邦所以咸喜也若申伯以厲行之尊委寄之重夸耀矜驕以自爲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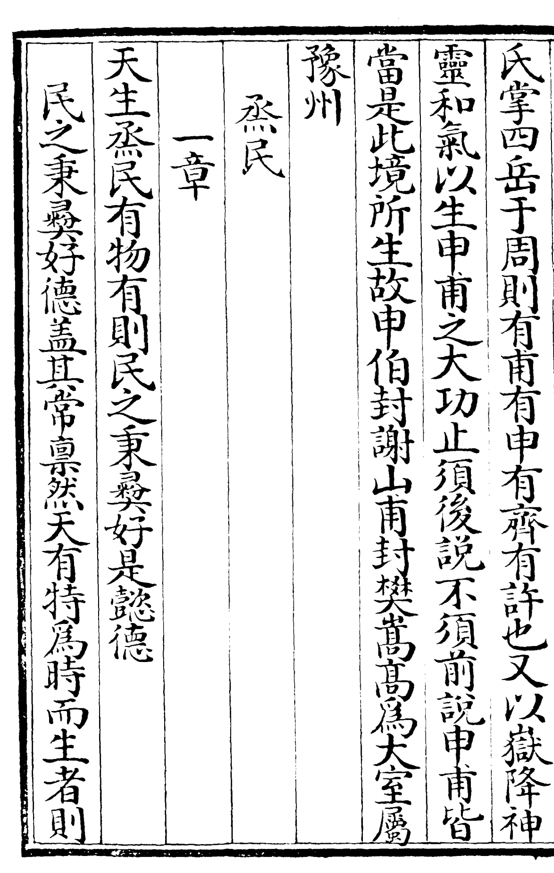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聞音曰天鐵因切翰胡千切蕃多邅切式失吏切伯逋莫切邦卜工切田地因切馬滿補切寶博抱切行户郎切番芬邅切翰胡干切憲虛言切國越逼切碩常約切伯逋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爲氏郿在長安郿

縣音眉恐當與歸相叶音眉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華河西泰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又太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書四岳謂東西南北也在中帝者之鎮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雅山大而高曰崧而不考崧高爲中嶽二説皆爾雅也何獨舍一而取一當是欲附合四岳之義故遺一岳而不知闕中中者五數也又當是以嵩高字而不知通用也于是以堯時姜



氏掌四岳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又以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須後説不須前説申甫皆當是此境所生故申伯封謝山甫封樊嵩高爲大室屬豫州

烝民

一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

民之秉彛好德葢其常禀然天有特爲時而生者則

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二章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三章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四章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五章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六章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七章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毎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八章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徂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

將命恐是厲公胡公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及極業切彭鋪郎切喈居奚切風孚愔切蔡氏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此詩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字上作叶也是使相叶讀至是使少止若使作餘聲可也古文難執定律當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爲東齊必然爾雅以爲

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徂齊實之此書葢句疑也而釋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葢亦博達者也識者更詳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即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公者恐是山甫所畫按司馬氏胡公自營丘徙薄姑獻公自薄姑徙臨菑經世葢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葢去薄姑而遷臨菑也不應以二十三年

之前兩世之後而始與之定居則徂之者其爲定無忌胡赤之亂審也

韓奕

一章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止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纘戎祖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册命之辭如平王册

晉文王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下叶
武如威王冊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慝
叶國靈王冊齊莊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
緊伯舅是賴又纂我祖考無忝乃舊亦多韻語不然
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非有意作爲
天機所動語音自律也
二章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止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𤣥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此自韓城覲京都也

三章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屠當作杜謂杜鄠也古屠杜通

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蕢胥恐亦是地名當是揖次也揖次與休屠相近屠胥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遼邈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父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四章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止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旁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莒郊公黎北公此亦善推古也

五章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姓姞母姓當是蹶氏取南燕姞氏有此女女或

隨母姓故蹶獨稱父也南燕在滑州燕譽言母黨亦喜而譽之也毛氏以燕作安殆未嘗細考也

六章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調侯國中有燕人今又燕埸來為國母皆韓人喜之辭也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子

封韓後避難爲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子所謂先祖即始受封者也不知主名其後易韓爲寒亦有此理晉封武子于韓原當是再續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當時周疆華夷雜處追貊當是韓城以北相附近者也氐羌亦當是韓城以西相附近者也韓侯特受命統在北者耳尋詩當是其祖所隸

聞音曰解古義切易夷益切辟必歷切衡户郎切幭莫歷切厄於栗切彭鋪郎切樂魚敎切籍牆

龠切

聞事曰出祖者二仲山甫出而如祖之儀上云纘戎祖考是也韓侯出而如祖之儀下云以先祖受命是也陳氏此説亦新然不必如此過用意也左氏昭公適楚夢襄公神襄公適魯夢周公神杜氏祖祭道神也毛氏軷道祭也用此爲妥

聞跡曰韓城在同知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總聞曰雅之餞有二王餞于郿王親餞也顯父餞之卿往餞也此詩之餞有二顯父之餞在屠者也侯氏之燕在胥者也其禮則殺其餼則隆此足見宣王待申伯韓侯有差

江漢

一章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陳氏江漢常武同爲宣王淮夷之詩江漢之澣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率此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亦善推古者也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二章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三章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至七閩百粤則自淮以南之夷此説爲的也

四章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周冊命臣下各有所無定處伯姬鼎王在周康穆宮寏入門立中庭北鄉史萗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冊錫寏此當是在周文武宮也句當是史名宣當是命書也

五章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此文人召虎先世也古彛器多稱文考寧辟父敦用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𢦏敦對揚王休用作朕

文考寶敦師毁敦對揚皇后休用作朕文考乙仲寶

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已寶鼎古者

美稱莫如文故君子以稱臣之先臣亦以自稱其先

亦有稱皇考者邲敦敢對揚天子休命邲用作朕皇

考龔伯尊敦亦有稱皇文考者牧敦敢對揚王丕顯

休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大宰稱文考爲多古

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鼎

食器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卣飲器此秬鬯一卣是也

書文侯之命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與此詩相符其先稱文武則所謂文武受命是也次自稱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不以我仲君不足紹文武而但盡爾力以似召公也次稱其先則所謂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稱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爲孝則謂唐叔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爾祖當是人命于文武耳此時亦宜受命于文武盖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皆文武所肇非我敢私也

六章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召公答册命之辭不稱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庭略見古者册命功臣之制

聞音曰滔他侯切湯普羊切定唐丁切海虎猥切
翰胡干切似養里切命彌并切考去久切壽殖
酉切國越逼切

聞訓曰肇始也戎大也自此如敏以大召公之烈
言自召公之後初有虎也

聞人曰作召公考召公康公也召虎祖也考召虎
父也王命多及召祖故兼祖考答之古者臣謝
君之賜其器多然宰辟父敦對揚王休命用作

文考寶敦諆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此必有器上所謂卣者殆是又知對揚王休者對揚王之休而已承之也下作召公考王命使作之也古亦有兼祖考而作器㬥敦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𩰫厲鼎用作皇考文考孟鼎此兼祖考而言之者也

總聞曰後二章一則宣王册命及俾作𩰫器大畧之辭二則召虎答册命及所作𩰫器大畧之辭亦當是採當

時册命實語又採當時彝器實語合而成此詩韓侯止有册命一節比此差略

常武

一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此詩無此字義所命之卿士南仲爲大祖官爲大師字爲皇父當是自南仲以來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或曰古者有功則書之太常舉南仲載在太常之武功

以命其孫故曰赫赫明明日月至周始自衮升常此義差長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止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二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姓則程爵則伯字則休父當是副皇父者尹氏掌命之官疑是史也厖敦王呼史犬冊命尨牧敦王呼内史吴冊命牧古冊命臣下多史掌之此初曰王命卿

士次曰王謂尹氏疑先所稱王命者即尹氏也古文語法如此史尹氏命二人而于後結之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三章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四章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

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五章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六章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聞音曰土公土切父扶雨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

緒象呂切業宜脚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通甌切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戍常棣烝也無戎亦作戍然常棣不必此爲戍可用

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以虓虎執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于殺伐向使如淮夷即來求來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

南之夷弱淮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爲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若用力過多設辭過周舊設預告徐土之民不久處于是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又我非解緩非遨遊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全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德望信譽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而難安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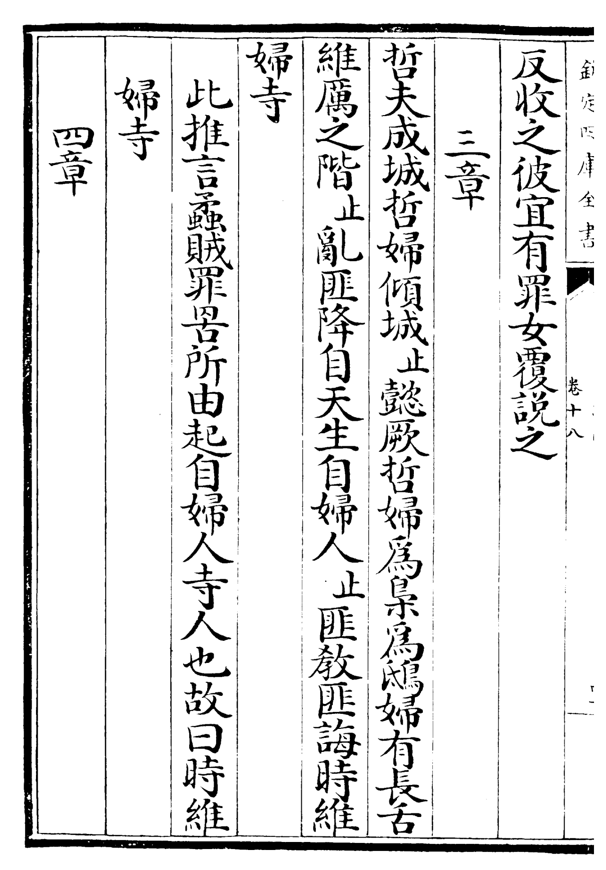
瞻卬

一章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止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止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蟊賊蟊疾貪者也罪罟虐者也二者士民所以皆病也

二章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三章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止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止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推言蟊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維婦寺

四章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又推言婦寺所由昌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賣一買一識謂牙儈也此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牙儈也賤之辭也

五章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

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不以富盛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何不念爾之害介謂一害也夷狄二害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爲害者不在我而在彼也怨之辭也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災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愧人者也有賢人相助猶或庶幾人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

六章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寛未必能觸惟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弔不類而痛人之云亡也憂之辭也

七章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詩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

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苟能盡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

闡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脱叶奪如此則收旁紐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

切天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
如本音叶先祖後多以爲不叶大率武部有兩
聲通用數隴主切亦蘇后切斗腫庚切亦當口
切婺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侯切逗
厨遇切亦他侯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籠
五切

總聞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略之君不以

再傾爲懼而以再得爲難所謂懿厥哲婦也

召旻

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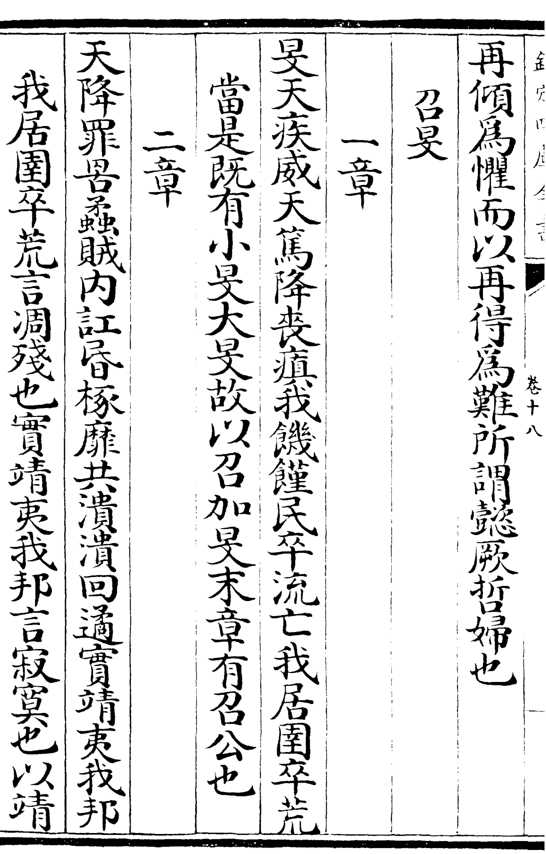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當是既有小旻大旻故以召加旻末章有召公也

二章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我居圉卒荒言凋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靖



夷爲佳語則非

三章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

臯臯大言也訿訿小語也不自知其爲玷惡小人之辭也

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

四章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當作苴草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不其可知草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凋瘁也且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横逸他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亂而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五章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彼時以爲菜此時以爲米以菜爲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黙而尚爲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章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宏不烖我躬語參差則文遒健

六章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池竭不肯言自頻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中諱無内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内之善言亦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無可奈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七章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召公之流但無先王耳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聞音曰喪蘇郎切訌户工切共居容切邦剥工切玆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葛切躬姑宏切舊巨已切上以二里相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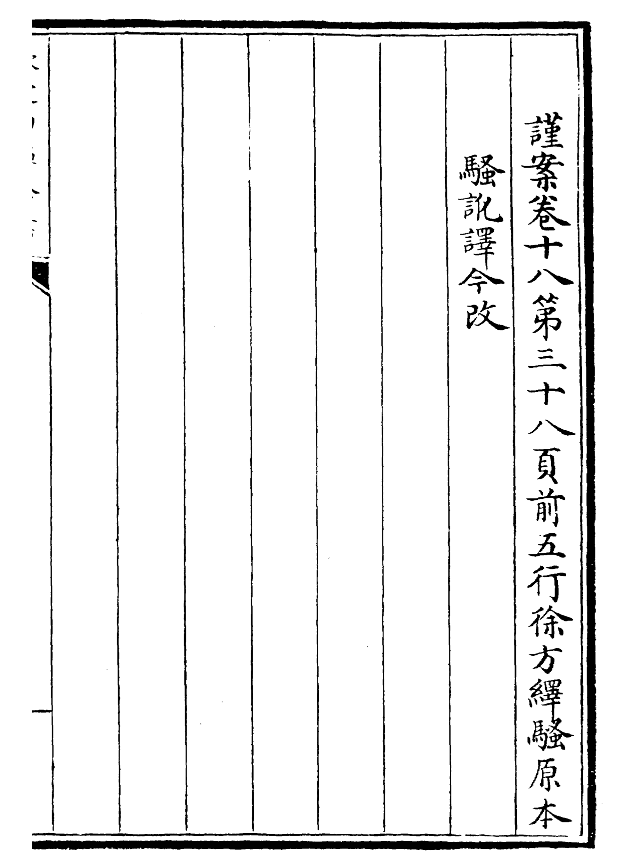
聞字曰替亦作朁當作朁以似而轉側吟切止語

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亦以似而轉胡肱切

替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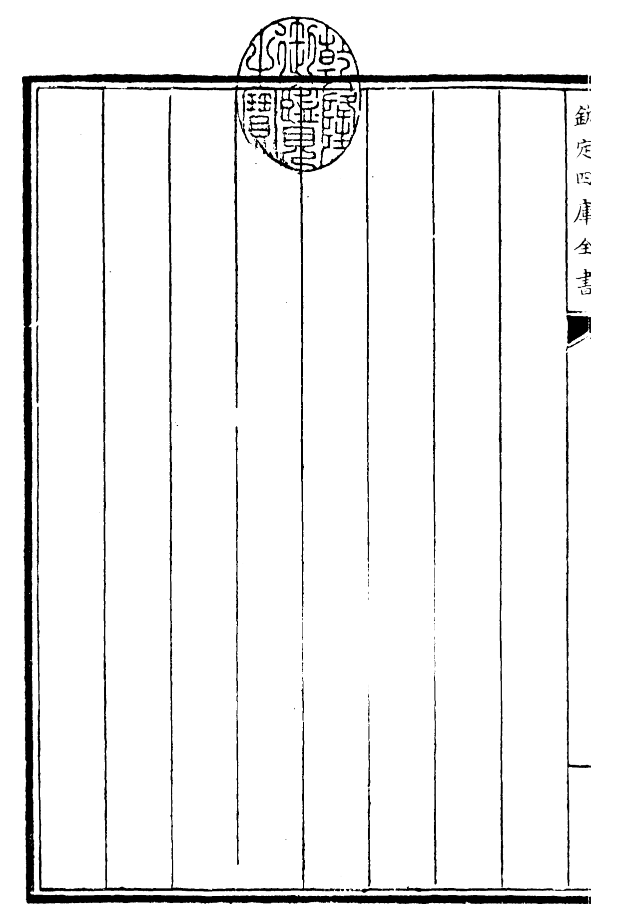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爲篇章抒爲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猶有此風白居易元稹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逞憾者也至其亡也鄭綮猶以此結騦知躐大位古風雖替而未盡絶也自後有造詩獄有興史禁有嚴著書之科有峻尺牘之律讀詩可興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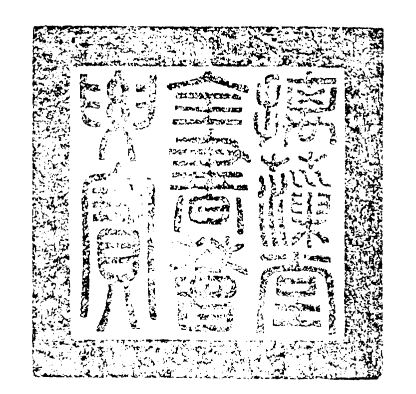
詩總聞卷十八



謹案卷十八第三十八頁前五行徐方繹騷原本

騷訛譯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周學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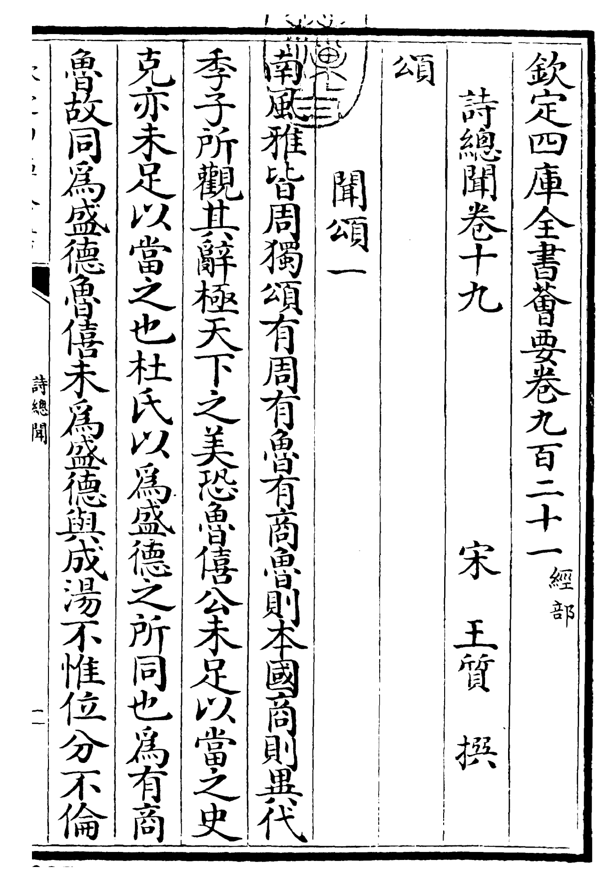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總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總聞卷十九

宋 王質 撰

頌

聞頌一

南風雅皆周獨頌有周有魯有商魯則本國商則異代季子所觀其辭極天下之美恐魯僖公未足以當之史克亦未足以當之也杜氏以爲盛德之所同也爲有商魯故同爲盛德魯僖未爲盛德與成湯不惟位分不倫

而人品亦異季子所言容或有溢美猶之可也孔子所存當纖毫勺撮無差不應孔子魯人私鄉于里情義如此細推恐風亦有魯此當與東山等詩同次而商頌之外亦容有虞夏虞書明良之歌所謂直而不倨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所謂哀而不怨者也不應孔子商後私于祖先系胄如此故此自孔子之後更世綿遠歷亂繁夥不惟有所遺軼而更張移易不可復考又拘于庸儒狹士而不敢自立所見制于凶朋悍類而不敢有異其言

姑存以待識者孔子所稱三百今三百五篇或曰舉成數也若後遷就以附會成數或四五六百或七八九百又烏可知此亦未聞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無素以爲絢兮五字其語意又不相符此恐別有一篇非碩人也而今無見孔子所誦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兄弟隔離之意此恐常棣有首此一章而今不存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過此以往

其不得其所者又不勝計也

閟頌二

武在頌止有一詩禮武樂最詳周家造基作樂之本其詩乃簡略如此一奏一終爲一成始而北出謂擭玁狁之時也當有詩再成而滅商謂陳牧野之時也亦當有詩三成而南謂定荆蠻之時也亦當有詩四成而南國是疆謂服江漢之時也亦當有詩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分陜郊之時也亦當有詩六成而復綴以崇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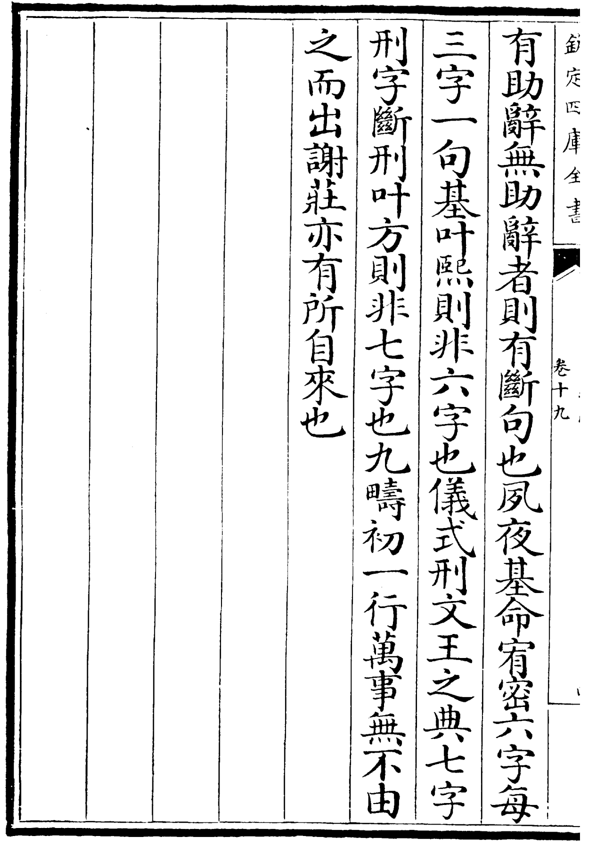
伐崇墉之時也亦當有詩六奏而武樂成今存武詩當闕他詩也如時邁如執競如酌如桓如賚如般皆當分配武樂但年祀久遠古法不傳學者所見不卓守株按圖將何時而已今以禮推之略見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與執競詩相應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與酌詩相應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樂歌至亂辭則終所以皆坐而享成與桓賚般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前也六成而復綴以崇餘樂餘聲也與時邁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後也

所謂遲而又久度獨比諸樂爲延衰也今序者以賚爲大封不見大封以桓爲類禡不見類禡類禡出師之祭今詩皆保定之意以是知皆武樂所用也

聞頌三

頌諸篇多四字一句其間有一字二字三字至五字者舊說以爲取數五行宋孝武使謝莊造郊祀明堂歌辭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此用月令之數也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則

洪範之數也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六若如謝莊之制則八言九言太長今以洪範爲定如清廟無射于人叶對越在天則斯一字爲句終章曰斯此餘聲也一字者也維清緝熙肇禋皆兩字爲句二字者也天作彼作矣彼岨矣三字者也其他四字五字甚多俗以緝熙文王之典六字除之字則五字也無封靡于爾邦六字除于字則五字也大率凡六字一句皆



有助辭無助辭者則有斷句也夙夜基命宥密六字每三字一句基叶熙則非六字也儀式刑文王之典七字刑字斷刑叶方則非七字也九疇初一行萬事無不由之而出謝莊亦有所自來也

周頌

清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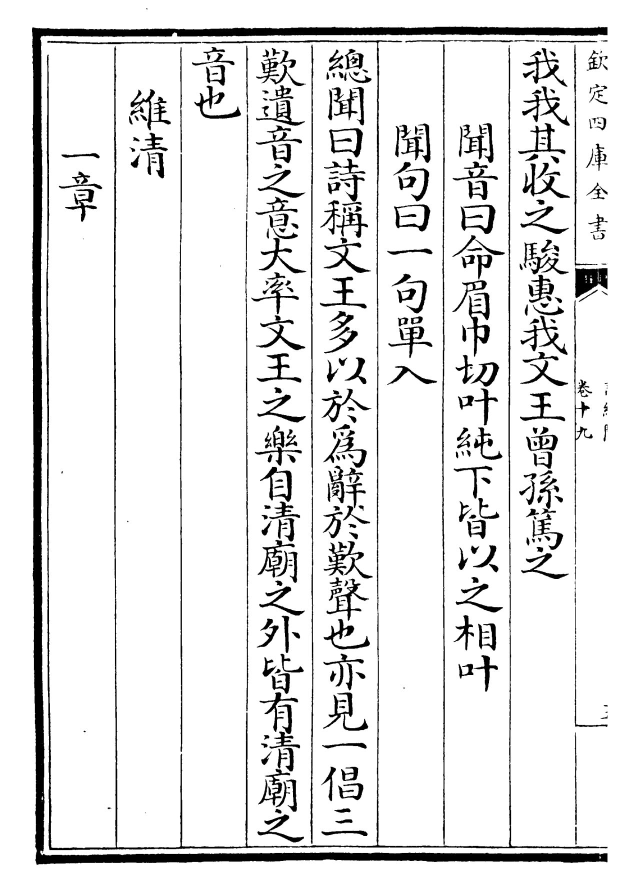
一章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維天之命

一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聞音曰命眉巾切叶純下皆以之相叶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詩稱文王多以於爲辭於歎聲也亦見一倡三歎遺音之意大率文王之樂自清廟之外皆有清廟之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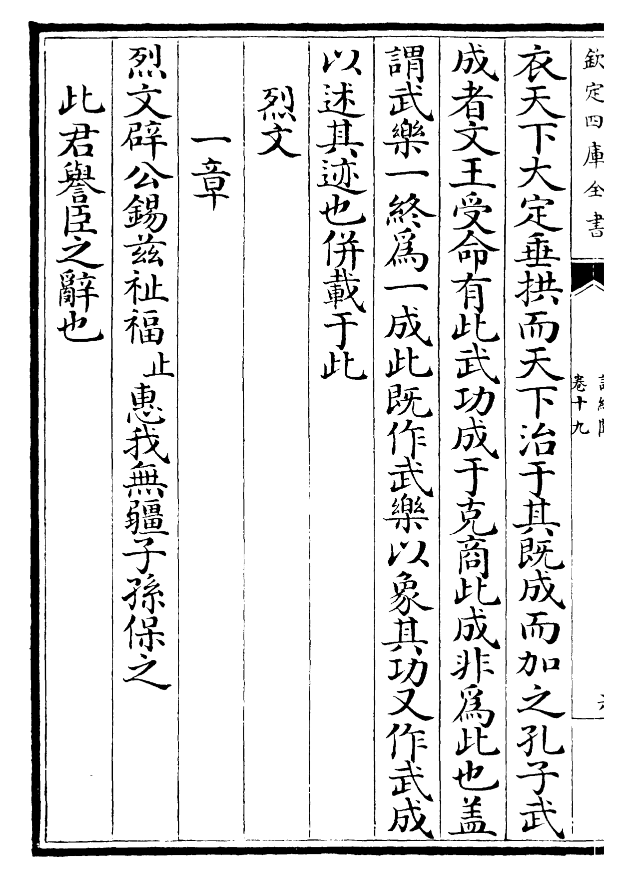
維清

一章

維清止緝熙止文王之典止肇禋止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合兩詩一純一清即見文王氣象清廟亦一清氣象尤著大率文王如空虛澄霽武王加之雲雨變化故不可同語也

總聞曰肇禋即肇祀謂后稷也至文王乃始有成書我文考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勲已成而統未集故其後所言恭天成命而已所謂戎



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于其既成而加之孔子武成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成非爲此也盖謂武樂一終爲一成此既作武樂以象其功又作武成以述其迹也併載于此

烈文

一章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止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此君譽臣之辭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無封無專封也所謂無有封而不告也靡于爾邦勿私己國也所謂無曲防無遏糴也無靡皆禁止之辭也

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止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止不忘

此君戒臣之辭也前王尚且不忘辟公其可忘也

聞音曰首尾皆以之相叶疆旁紐蹻保旁紐博相

叶邦卜工切上叶封下叶崇皇胡公切叶功訓

旁紐薰叶人刑旁紐檄叶德

總聞曰大率序拘于頌以成功告神明之意以神明祭祀爲言雖無見者且强而歸之此以爲即政助祭臣工以爲助祭遣廟二者以序絲詩言之皆助祭受遣之詩也何前不言遣于廟後乃言遣于廟慮重出也無由助祭之時相禮之際發語皆曰其其者期之之意也若使誠如序者之言亦必與臣工皆在載見有客之後

惜乎遼邈不可復更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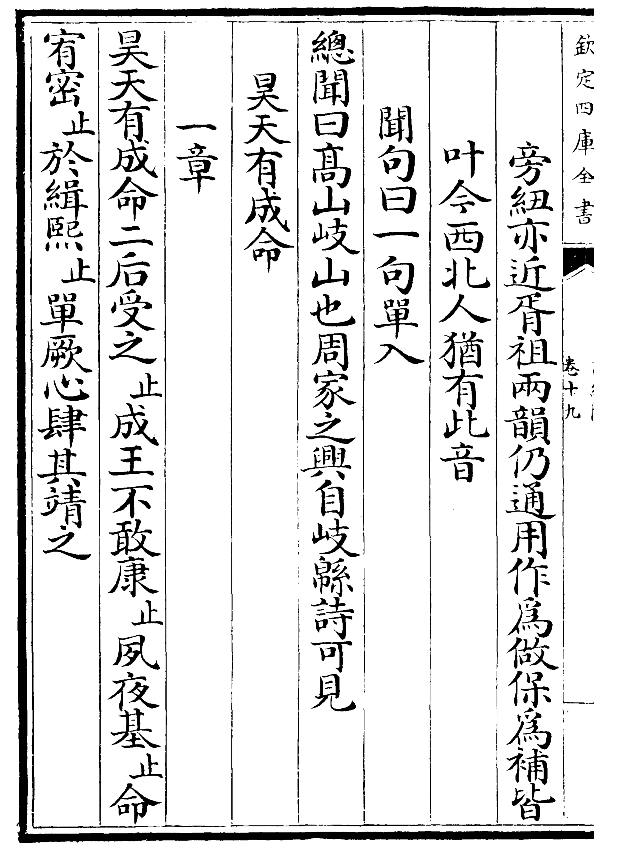
天作

一章

天作高山止 大王荒之彼作矣止 文王康之彼岨矣止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聞音曰上句叶荒康行是也行户郎切下句叶矣之是也矣魚其切細推皆叶韓氏岐山操岐有岨我往獨處正用此詩以徂爲岨當有所自來


旁紐亦近胥祖兩韻仍通用作爲做保爲補皆叶令西北人猶有此音

聞向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高山岐山也周家之興自岐豳詩可見

昊天有成命

一章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止成王不敢康止夙夜基止命宥密止於緝熙止單厥心肆其靖之

成王真成王也

聞音曰首尾以之相叶中基熙相叶靖旁紐子盈切叶心

聞句曰兩句雙入

總聞曰並受此丕丕基見書立政初兼稱文王武王繼三稱文王一稱武王又稱以並受此丕丕基故此稱天命亦並言受至言文武之際又自微意也

我將

一章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止儀式刑止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止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止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聞音曰牛魚其切與之叶末威與之叶相似不爾用右旁紐夷周切叶牛方披耕切叶刑饗旁紐虚良切叶王吳氏三之爲韻亦可

總聞曰詩多言文王之典今周禮蓋文王之時所著所

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皆造始之意自太王已有司空

時邁

一章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執競

一章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思文

一章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聞音曰牟讀作謨育旁紐讀作余相叶夏讀作懈叶界今謨西人猶作此音懈南人猶作此音

聞事曰毛氏來牟麥也說文來麰麥也亦可通用

總聞曰生民言誕降嘉種至此又言貽我來牟恐止是舜降此種故曰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氏赤烏將牟麥俱來雖可附會要未必實然大率亦履神迹吞鳥卵之比毛氏則不如此也

臣工

一章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止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止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

此於皇來牟即思文貽我來牟也上帝即思文帝命也大率周家凡舉農事必舉后稷

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恐是籍田之禮禮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

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天子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臣工公卿侯大夫也保介參保介也元日正月一日也元辰三月一日也故謂莫春

閩音曰茹人余切叶畬艾魚刈切叶帝集韻茹如艾人皆通年禰因切叶人如克配彼天叶立我烝民皆不爲韻然則古詩縱橫委曲多叶余但得叶韻已足安能盡如古風也

聞訓曰奄忽也方新畬忽刈穫當與新畬連玩即

覺銍艾有力

聞用曰銍穫禾短鐮非穫從金可見

總聞曰嗟嗟之意可以動人亦又如何皆于人有感古

人相與皆真情故發語吐懷有餘味也

噫嘻

一章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止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眞成王也與昊天有成命成王同鄭氏昊天有

成命成王成此王功也毛氏此成王成是王事也鄭

氏成此王功也何用費力也

聞音曰穀古候切叶耦集韻穀一木也一善也皆

居候切上向爾叶里一章兩上叶兩下叶

總聞曰噫嘻亦嗟嗟但嗟嗟君接臣噫嘻下接上皆有

情也

振鷺

一章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止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聞音曰斁都故切

聞跡曰西雝但廱非辟也公緘鼎王在下保雝辟氏深悉古文疑下保雝者宫名如西雝之類又尹卣正飲西宫熹熹亦雝也疑即西雝然則雝

既有上下亦當有東西偶集于西爾

總聞曰不必以客遂衍意爲二王之後賔亦客也何不以鹿鳴彤弓比此詩恐止是羣臣也

豐年

一章

豐年止多黍止多稌止亦有高廩止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齊侯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則祖與妣配

母與考配又齊侯鐘亦然伯碩父鼎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古者不専言祖母考妣又碩父鼎亦然不見此則祖妣似可疑也禮以享先妣鄭氏姜嫄也以享先祖鄭氏先王先公也易過其祖遇其妣古配耦之語多然而後世惟執父母為考妣雖書則然相傳無定稱也

聞音曰年禰因切稟旁紐作臨上下相叶中黍稌相叶皆舉里切與上四韻皆叶

聞用曰禮厚薄之齊酒厚者也醴薄者也所謂醴

酒至漢猶有此名見楚元王傳

總聞曰所食之餘藏之于廩以待他年故曰亦有毛氏

亦大也集韻奕大也亦又也語勢作又爲當

有瞽

一章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止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止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聞音曰聽他經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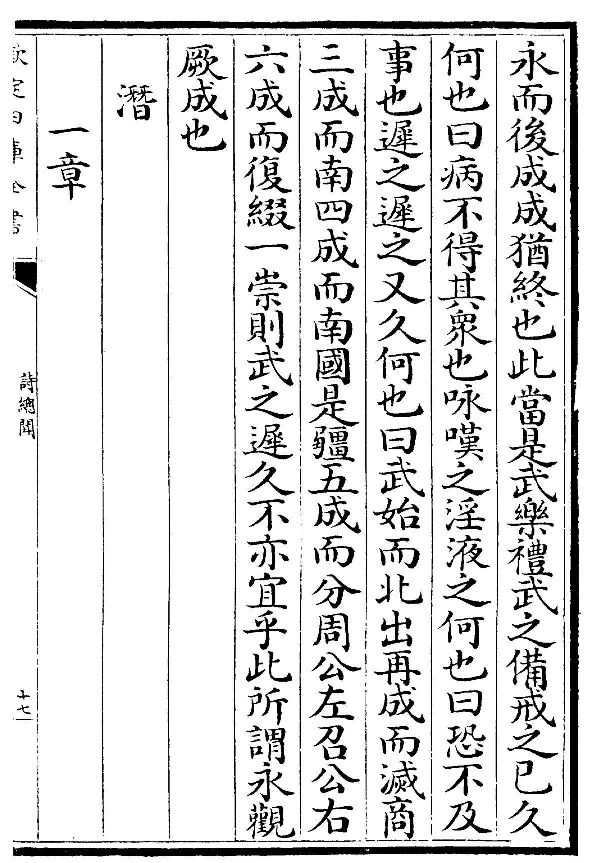
聞句曰首兩句總起下六句叶瞽又下五句叶庭分叶首兩句此詩人别一規制

聞字曰說文引詩鐘鼓鍠鍠或從音執競作鍠此亦當作鍠以喤爲小兒聲引詩其泣喤喤此與鐘鼓之聲不類然亦通用

總聞曰此詩雖簡合樂略備毛氏業大板也所以飾栒

爲縣也植爲虡衡爲栒𦍋鍾磬之縣也毛氏崇牙上飾卷然後可以縣孔氏虡之上齒以其形卷得掛繩于上而爲縣也樹羽置羽也置于栒虡之上角亦以爲飾也小師下管擊應鼓鄭氏鞞屬也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陳鄭氏田當作𣟼𣟼小鼓也小胥正樂縣之位鄭氏樂縣鍾磬也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夏大也此則大鼓也應田皆小鼓也眂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鼓鼗柷敔鄭氏鼗如鼓而小亦小鼓也柷如漆筩中有椎

敔木虎也小師鼓鼗柷敔壎簫管絃歌毛氏簫編小竹管如篴併而吹之此皆在庭之樂也自今推古略見先設鐘磬之縣于庭然後小鼓與大鼓間作小鼓與磬亦間作小鼓多種大鼓單種小鼓節雜大鼓節全樂磬與小鼓相叅爲節以均和諸樂大鼓統而鎮之鼓磬既備則簫管次用蓋歷神坐舉獻爵大樂器則一定而不動凡以手擊者大也小樂器則隨步而屢移凡以口吹者小也喤喤大樂器之聲也肅雝和鳴小樂器之聲也至



永而後成成猶終也此當是武樂禮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及事也遲之遲之又久何也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一崇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所謂永觀厥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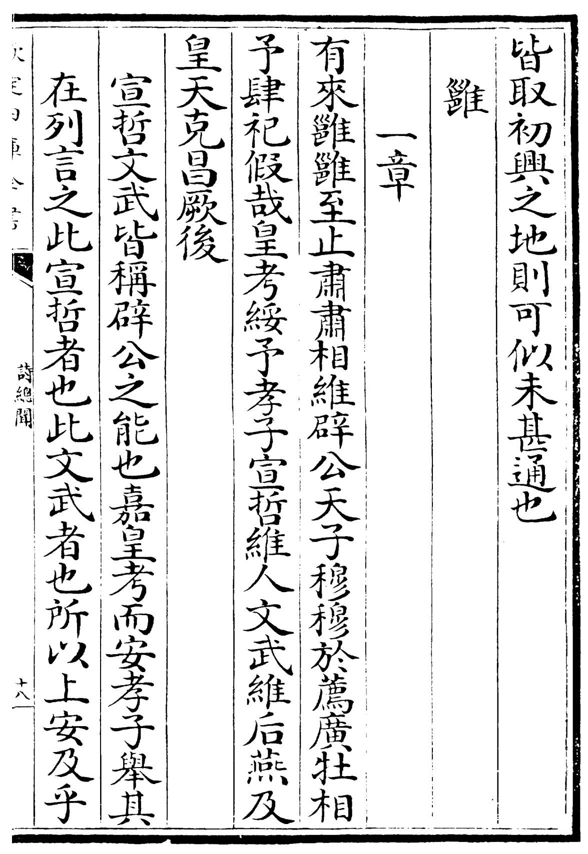
潛

一章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聞音曰祀逸職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舊說漆沮水緩合爲渭水則急不必如此但可潛則多魚春滲于草冬匿身于穴非有可潛之所則魚不能蕃毛氏潛椮也孔氏積柴養魚曰椮四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鶴鳴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何必他求或謂周家起自漆沮故取此地之魚以祀先祖若爾他物


皆取初興之地則可似未甚通也

雝

一章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哲文武皆稱辟公之能也嘉皇考而安孝子舉其在列言之此宣哲者也此文武者也所以上安及乎

天而下昌及乎後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文母武王之配也成王母也猶頌父鼎所

謂皇考王母大率古以考配母也或謂皇考繼言不

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又言汝考壽萬年俾百斯男則

是祖考併言也

聞音曰后後皆狠口切又皆下五切莊子石户之

農亦作石后之農詩間以上聲取叶如桑柔祖

與後叶時邁后與保叶保讀作補毋滿罪切叶

祉

總聞曰皇考即烈考皆謂武王也孝子成王也毛氏皇考文王也祖無稱考之理孫無稱子之法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母子無並右之儀鄭氏光明之考文德之母以爲見右助而歸美一是一非是者且稱考母均也非者右烈考盖文王在右右文母盖太姒在左左右配陰陽左陽而右陰是豈可易而或以古者以右爲尊非尊

也蓋先也右靜左動動者于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次然非古義也

載見

一章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止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闇音曰享虛良切嘏後五切嘏從古亦可以古取

聲韓氏飫沃饘鄉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

舞舞嘏相叶此當以嘏叶祜

總聞曰諸侯來朝成王又從成王而享武王也皇考昭考烈考凡稱考皆武王薛氏言考不特其父謂其大父曰皇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高克尊用作昭穆考後仲並謂祖也乃不知何祖禮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漢儒所記已于周器有違而薛氏又益舛也漢距周經秦古書既殘古

器又未出反不若後人有所考訂薛氏所見雖博不免

有近世儒者之槩其他昭考烈考又將何以處之

有客

一章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止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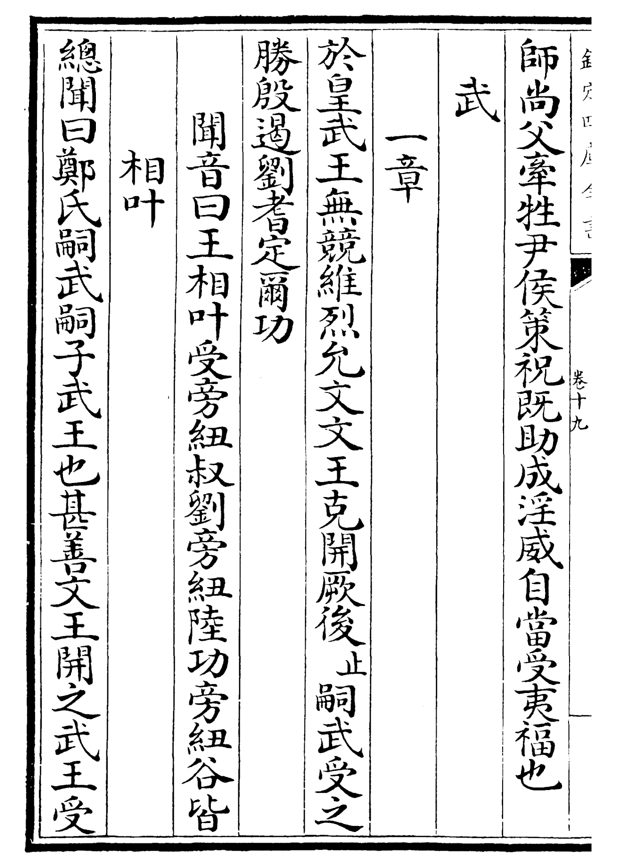
有淫威降福孔夷

聞音曰馬滿補切前後馬皆叶旅

聞字曰宿宿信信行辭疊字常事不必宿宿兩宿

信信四宿

總聞曰以白馬而行爲商又行爲微子似不必爾大害義者孔氏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京師既有商廟已非又自有樂歌亦非審爾何不入商頌而厠周頌孔子必不混殽君臣錯雜今昔如此當是佐武王克商之功臣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太顛閎夭執劍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贊采



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既助成淫威自當受夷福也

武

一章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止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闡音曰王相叶受旁紐叔劉旁紐陸功旁紐谷皆

相叶

總聞曰鄭氏嗣武嗣子武王也甚善文王開之武王受

之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是武王癸丑生乙酉崩方其觀兵孟津已八十五及其克商已八十七所謂耆定爾功既老而始定功也禮咏嘆之淫液之鄭氏歌遲之也不知句凡七字凡二十八而遲遲久立于綴鄭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凡六成而復綴反位止也其節奏既如此之多其畧刻亦必所歷之久又當是非獨此一詩亦有他詩而後世不可復知也

閔予小子

一章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_止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_止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_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考武王也皇祖文王也思武王而又念文王也皇王總言之也

聞音曰中以止相叶或用止上一字叶庭他定切

旁紐叶敬

總聞曰與烈文末辭皆同烈文君戒臣此君自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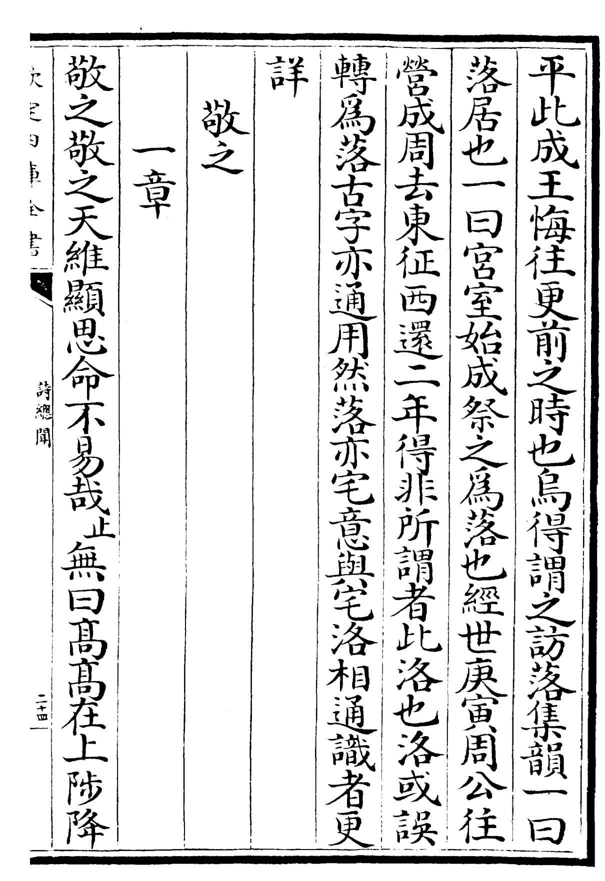
訪落

一章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止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止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紹昭考之直而陟降于家承皇考之休而保明于身未及于天下也則以小子之故此成王謙辭也

聞音曰艾魚刈切叶止家古胡切說文身躳也躳
身也從呂旁紐廬可以廬取聲說文軀體也廣
韻體身也從區亦可以區取聲叶家家讀作孤
總聞曰訪落小毖皆言未堪家多難管蔡之變武庚之
變淮夷徐奄之變所謂多難也尋詩當是成王已悟則
既踐阼數年以後非訪落之時也經世乙酉成王踐位
丙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征則是踐阼之初此疑即
生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魯侯伯禽誓師于費淮夷亦



平此成王悔往更前之時也烏得謂之訪落集韻一曰落居也一曰宫室始成祭之爲落也經世庚寅周公往營成周去東征西還二年得非所謂者此洛也洛或誤轉爲落古字亦通用然落亦宅意與宅洛相通識者更詳

敬之

一章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止無曰髙髙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兹 止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 止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鄭氏以君臣爲酬酢令觀哉兹無曰皆臣辭小子予我皆君辭如江漢亦合君臣爲辭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明謨郎切行户郎切

聞訓曰仔肩毛氏克也鄭氏任也以兩字爲一訓

未見

總聞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末章皆稱維予小子或謂

前二詩禱祖考之詩故閔予小子稱皇祖者一皇考者一訪落稱昭考皇考者再此詩禱天之詩故稱天者一以爲成王自發辭與前二詩均也似亦有理但語勢未然

小毖

一章

予其止懲而止毖後患莫予荓蜂

有小毖當有大毖此例頗多言小必有大言大必有

小以別之也

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勿近荓蜂近之是自求其辛螫也其初信爲桃蟲之無傷而不知其有毒也荓蜂草蜂也桃蟲桃蟲也

拚飛維鳥

其類又有大者如鳥其毒甚于荓蜂則獨蜂也獨蜂大如燕人遭螫者立亡蜂中至可畏者也草蜂革蜂石蜂皆不及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聞跡曰蓼地名也見春秋楚公子滅蓼一在壽州霍丘縣唐所謂蓼州也一在唐州湖陽縣杜氏所謂二國者也書成王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當時淮夷不賓成王盖自征之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者也言又集于蓼盖征淮之時也孔氏黜殷在周公東征之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事相因故連言之此頗得其實

總聞曰鄭氏以爲信管蔡疑周公其後懲艾之辭也今觀稱懲似有懲于前也稱毖似有謹于後也管蔡纔息淮夷又騷此所謂多難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或當在雅而今在頌必有不得其所者序者既以神明祭祀爲頌之端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猶之可也訪落嗣王謀于廟亦猶之可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此嗣王求助恐與盛德成功告神之意有戾何不皆言在廟非不欲之自度有所不安也

載芟

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止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止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止厭厭其苗綿綿其麃止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止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止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止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止匪且有且

匪今斯今止振古如茲

聞音曰柞側伯切澤直格切伯與澤一叶鰪與伯一叶不換韻士耜連一叶穀活連一叶活呼酷切達傑連一叶達陀悅切苗麃連一叶麃表驕切濟積秭連一叶濟子禮切積子陽切醴妣禮連一叶香光連一叶馨寧連一叶末一句單結

如生民體意凡十一叶

總聞曰此詩凡其意所起皆曰有有嗿其鰪有依其士

有畧其耜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如
生民意所起皆曰誕誕有皆發辭也發辭雖是虛語其
間物態事情燦可覩也

良耜

一章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止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或來瞻
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止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
蓼止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止其

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止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止續古之人

聞音曰畝滿罪切畝與秠一叶活呼酷切活與轂一叶女筥黍一叶糾趙蓼一叶糾其皎切朽茂一叶挃栗一叶墉櫛室一叶盈寧一叶牡角續一叶角姑沃切末一句單結如載芟體凡九叶

總聞曰兩詩皆稱實函斯活此非習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語

絲衣

一章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止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聞音曰吳氏以牛爲魚奇切叶鼒津之切不若以牛附上以鼒附下自叶

總聞曰將祭而眡牲眡饌眡器之類也既畢燕以勞之自堂徂基自上而下也自羊徂牛自小而大也鼐鼎及

鼒自大而小也言往復檢校也

酌

一章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

尋詩無酌字亦無酌意恐鑠字是灼字陸氏酌亦作

汋與酌同意而與灼同形與灼同音恐初傳是灼字

已而漸轉作汋又漸轉作酌集韻鑠亦作爍灼亦作

燋字畫相犯甚多說文鑠銷也灼炙也皆是火意或

古字通用亦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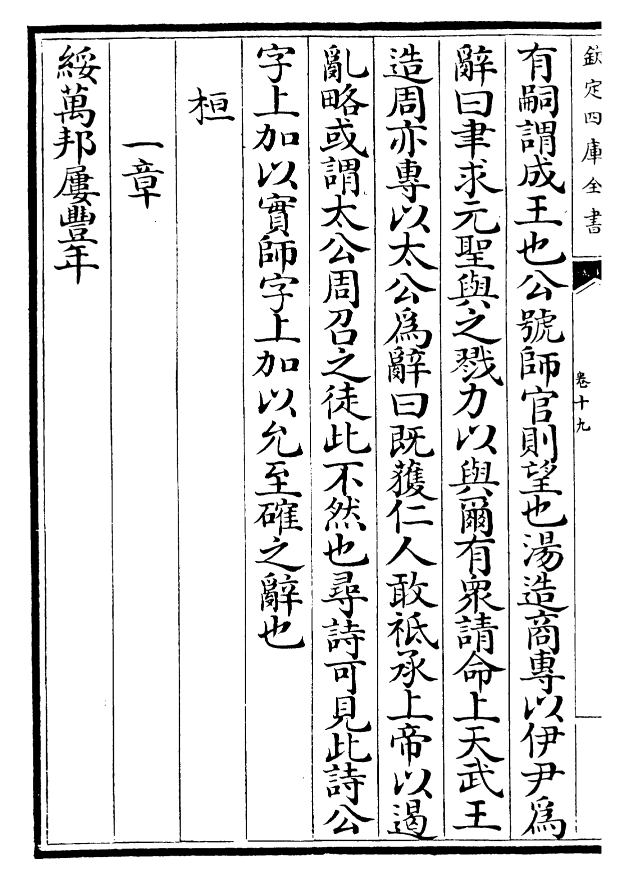
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止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爾公允師太公也武王沒成王嗣太公尚無恙見書

二公其一太公

聞音曰矣之嗣師相叶矣魚奇切嗣詳茲切亦叶師

總聞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



有嗣謂成王也公號師官則望也湯造商專以伊尹為辭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武王造周亦專以太公為辭曰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或謂太公周召之徒此不然也尋詩可見此詩公字上加以實師字上加以允至確之辭也

桓

一章

綏萬邦屢豐年

在第四句以爲首題此詩主意在桓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止克定厥家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閒音曰邦補耕切年彌因切相叶家旁紐作甲間

旁紐作甲可叶又天間一叶別出

閒字曰間作閑古字多用此曰當作月可與天相

叶閑亦讀作賢賢音閑以賢取聲閑賢通用

總聞曰此歸馬放牛之後也士則保之家則定之天意

可知自此無復事也君其處之以閑爾

賚

一章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止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尋詩皆無賚字亦無賚意當是諸詩間有無題者後人衍意取題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此徂雖求定則是大定也此時周之命則是武成列爵分土之命由

此遂以賚爲題又恐其不可也此詩再我集韻予我也又予賜予也曲意爲辭釋所以予之之意蓋自我生辭而其心有所不安故其辭不覺涉無謂也賚爲予其誰不知予必于善人亦其誰不知豈有武王聖君而錫予惡人乎其無謂可見也

聞音曰兩思相叶前叶止與之叶止眞而切後叶定與命叶皆結以思

總聞曰文王以勤造始我亦當以勤受成初言繹推而

廣之故曰敷再言繹敷之不足盡之故曰於說文繹抽絲也絲細也長也漸抽漸出也不當作陳思辭也作辭則有餘味作惟則既云繹又云思即覺語繁而意枯上時辭也於辭也下思辭也中存一繹字有詠歎淫液之勢此則在人會意也

般

一章

於皇時周

題如賚于詩無見亦是推衍武成之文末云垂拱而天下治即有樂意此詩處頌之終故以處武成之終者倣之雖不失爲師經然亦用意太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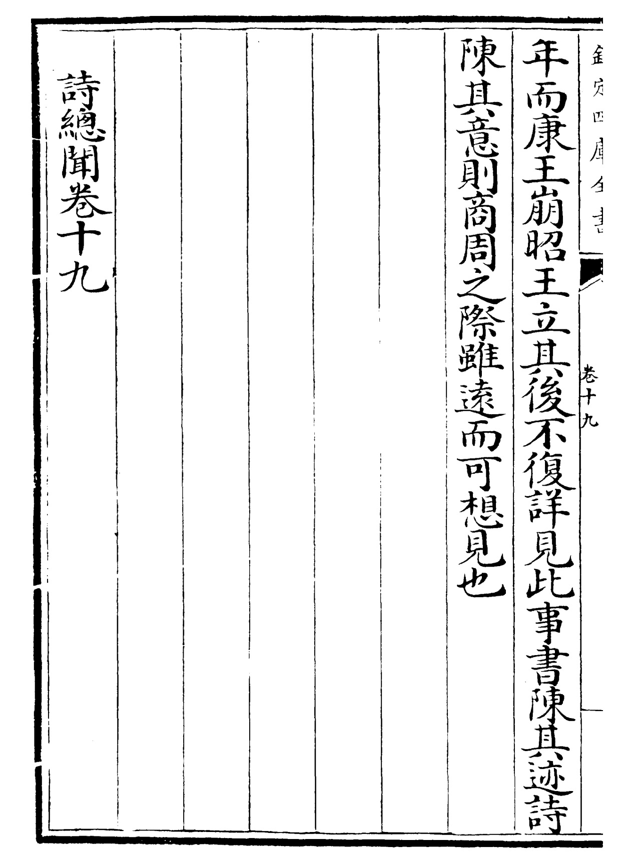
陟其髙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聞音曰此詩叶音皆在末語上一字恐是其音如此通稱三字單稱一字於皇時者周也陟其髙者山也墮山喬者嶽也允猶翕者河也髙與喬

叶翁旁紐作熙熙與前時後之叶敷天之者下也裒時之者對也時周之者命也以之相叶古人皆不徒然雖其音不可得而聞然搜辭尋音未至于害義悖理特好古之過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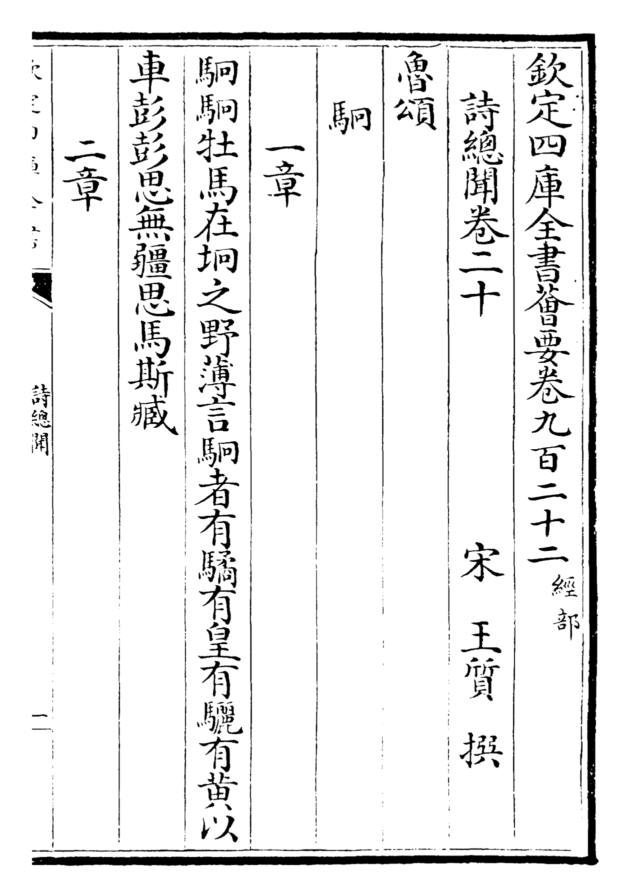
總聞曰尚恐天下未習周號也初曰是爲周末曰是爲周初末相應庶天下知今代之爲周非故商也前詩亦曰時周之命盖我知天下爲周而再三繹之勿使其復爲商也兩言時周之命一謂己一謂人也善哉孟子之

言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
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
武丁未久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經世武王
克商己卯以武庚守商都而續之庚辰以管叔蔡叔霍
叔分商畿爲三而監之八年丙戌而同叛又三年戊子
而乃平又三年庚寅以西周去關東之遠也又營東周
又二年壬辰成周既成而周公分政成周東郊又五年
丙申君陳繼之又二十九年癸亥畢公繼之又二十六



年而康王崩昭王立其後不復詳見此事書陳其迹詩陳其意則商周之際雖遠而可想見也

詩總聞卷十九



詩總聞卷二十

宋 王質 撰

魯頌

駉

一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二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三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四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皆辭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自發此辭非引此語也或用此語亦可蓋辭韻雖不同而意故在也邪祥余切與徐徐同邪羊諸切與餘余同二字相通緩也邪徐嗟切與斜㴷同不正也審爾三字皆從牙入麻韻亦可三字皆同余入魚韻亦可孔子雖引魚韻之詩自入麻字之意也思與邪同雖引語辭之詩自入思惟之意也蘇氏有思皆邪無思則土木也當何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此孔子之所盡

心也此是否固未論又曰孔子于詩其有會于吾心則此甚善既會心不逆所從來亦不追所從往自是吾心有見非干詩也聖賢引詩多然而此尤足以令人起意也

闡音曰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彭鋪郎切才斯西切繹弋灼切斁弋灼切駜謨孤切邪祥余切

闡字曰戰馬用牡不用牝惡亂而難整也此當是

習戰待敵或改作牧恐非十六種馬惟魚黃皇

騅無旁從集韻馬二目白曰騴黃與皇騅與駱

相犯集韻馬黃白曰騜或從驜白色黑鬐尾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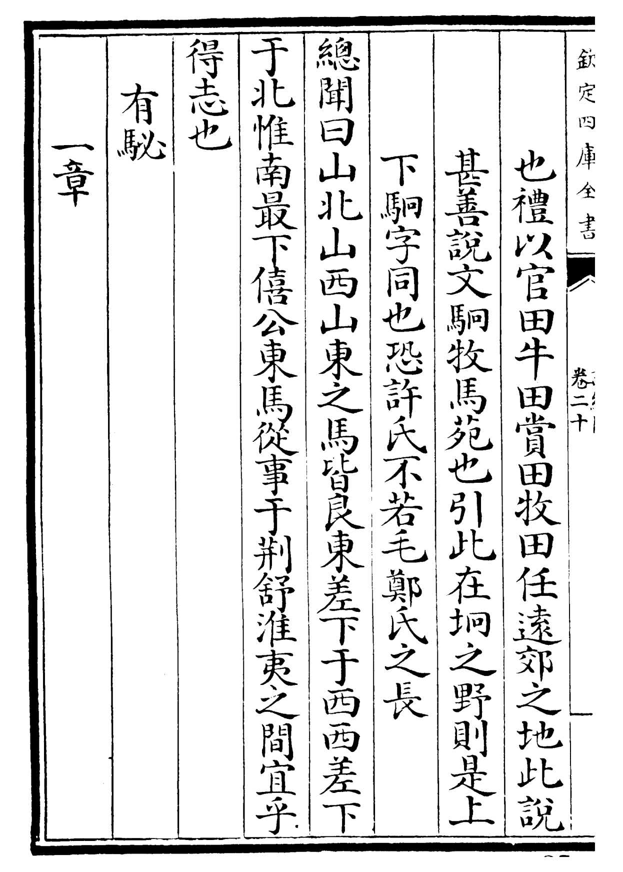
駱或作騅但不言其少異安庇詩必不同章重

出也凡物未有不從其本類者詩偶省文其他

字畫多然

聞跡曰毛氏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

曰林林外曰坰鄭氏牧于坰野辟民居與良田



也禮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說甚善說文駉牧馬苑也引此在坰之野則是上

下駉字同也恐許氏不若毛鄭氏之長

總聞曰山北山西山東之馬皆良東差下于西西差下于北惟南最下僖公東馬從事于荆舒淮夷之間宜乎得志也

有駜

一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二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黄趣公所也明明自夙及夜然未暗也振鷺下鷺將宿晚之候也言舞正歡之時也乘牡亦趣公所也飲酒自夙及夜然尚飲也振鷺飛鷺將起曉之候也

言歸已闌之時也

三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載燕又燕也前二章一會也此一章一會也記時候早晚前已以鷺于下于飛言之記歡情始末前已以醉言舞言歸言之至是則以頌禱之情結之前二章所言此亦有此一章所言前亦有互相備也特頌禱

最爲至情故以爲結辭

閶音曰明謨郎切下後五切牡莫後切騆呼縣切

有羽軌切

總聞曰頌禱之辭多言福言祿而此獨言豐年自今以始言昔多無年也春秋自莊閔至僖十餘年之間莊二十五年大水二十七年無麥禾二十九年有蜚僖二年三年冬春夏不雨此詩當是此年以後也葢自隱公弑于羽父桓公弑于彭生莊公雖免于叔牙而公子般公

子開卒不克免于慶父至是僖公得季友之力加奚斯之助除慶父之逼同經患難共享安平其情豈比于經常之君臣故此夙夜在公其禮亦非經常之燕饗也

泮水

一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二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三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四章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五章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魯侯將至則喜泮水魯侯已至則喜魯侯變思樂而言穆穆明明變泮水而言魯侯變戾止而言明德人情漸變物態漸更故詩人措辭有差

六章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變穆穆明明而言濟濟變魯侯而言多士總言獻馘獻囚獻功之人也大率主意皆定東南之事獻功獻其所成之功以待賞錫也

七章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變獻馘獻囚獻功而言角弓束矢戎車變多士而言

徒御總言弓矢戎車之人也

八章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桑黮春夏時與芹藻茆相應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聞音曰旂其斤切蹻居表切昭之繞切茆力九切

老魯吼切道徒厚切服蒲北切馘以壁切陶夷

周切南尼心切訩許容切斁弋灼切逆宜脚切

獲黃郭切

聞訓曰䠋弓弦急也搜矢發也今曠野廣場聞發矢有此聲博寛也鄭氏改博作傳盖欲叶斁音杜又欲叶逆音遇叶獲音護今不改自叶宜從

呉氏

聞物曰茆蓴菜也與芹藻皆泮水所産采此以爲飲酒之葅此物多生陂澤可見在郊

總聞曰禮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

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古之所謂學者君臣上下會集禮樂刑政發施之所在朝所與見者寡在學所與見者衆辟雍學之兩所泮亦學之一所其他先世之别廟先臣之别位以至射圃宣榭無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饗可以刑賞可以遊觀故靈臺有臺有囿有沼有辟有雍故此會集之廣所也古器有在辟宫有在雍位有在下保雍有在西宫熹熹亦雍也而振鷺亦有西雝禮既辟雍泮水

分配天子諸侯則其泮水者亦不一所也古器有在和宮亦是雝之異名又在寒亦是辟之異名寒栗猶辟易此肅意也泮水當是判意判渙猶剖斷亦辟意也僖公當時偶于學在泮故因以得傳其他所在不可得而考也說文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其為鄉射之宮則未可知至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則附會半水之意未必然也凡字從半皆判散之意集韻判分也泮釋也伴胖廣也迸去也拌棄也骿行也自許氏之前鄭

氏固已言築土雝水圓如璧築土安能渟水特附合雝
意而不知其不可也泮言半也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東
門自南通北西門自南通北則回環皆水非半水也鄭
氏知其不安故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凡宫室面南背北
今自南而西皆水自東而北皆牆乃不成宫室字形宫
明在前南也暗在後北也室通在前南也塞在後北也
圓水猶之可也半水未可信之禮小學在公宫南之左
太學在郊書傳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

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國愈大則郊愈濶學愈寛後世所謂學者特其間論十二事略倣其大槩而全非其本意養老一事又已不存其餘制度文物皆不可復推雖然又何獨此而已

閟宫

一章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二章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纉禹之緒

三章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詩蓋以作岐爲興周之基未有以居岐爲翦商之始也易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六四非尊位而自此享也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

此閟宮所奉者婦人略舉其大者一人曰姜嫄其太姜太任太姒皆在也先祖畧舉其大者四人曰后稷太王文武其公劉王季皆在也

四章

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言叔父亦有功也所謂克咸咸同也其下太山梁父山在今奉符縣龜山繹山在今鄒縣皆在兖州龜山在沂州徐在徐州鄒山記曰徂徠在梁甫山多松栢梁甫新甫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閟宫又所奉者畧舉二人曰周公魯公其莊公皆在也

五章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自天下言之以后稷爲宗自后稷以下皆自一國言之以周公爲宗自周公以下皆在朱氏閟宫魯之羣廟會其天下所謂始一國所謂始凡與同姓悉皆同宇其實私祭之公所也

六章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孝孫有慶謂飲福受胙也故頌禱僖公見下

七章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此詩稱六俾凡三節一節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一節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三節俾爾壽而大俾

爾者而艾此所舉之壽皆以朋而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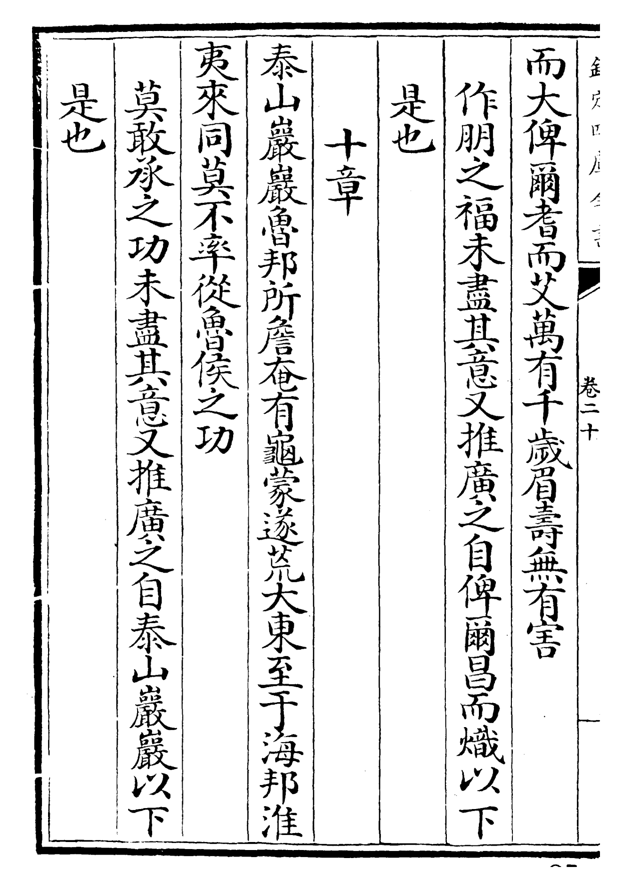
八章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畢祭凡與祭者禱主人之福自熾昌壽臧以下是也頌主人之功自公車朱英以下是也

九章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



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

是也

十章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莫敢承之功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泰山巖巖以下

是也

十一章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十二章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俾爾之福猶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天錫公純嘏以下是也毛氏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引魯莊三十一年築臺

于薛以為田文食邑于此皇覽孟嘗家在魯國薛城引此以鄭氏為證索隱亦嘗非謚乃邑又引此以鄭氏為證然常氏地譜以為其地未見鄭氏亦以為所由未聞亦意之也或謂堂父在沂州當是音字皆轉長清在齊州長白山長城在淄州當是字轉恐此常只當如魯邦是常之常蓋其邦常居曲阜是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氏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庚寅我入祊而未有也桓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當是以祊未成又以璧求求
乃許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左
氏結祊成也則是許爲鄭得計僖公復取之也杜氏
成王營王城故則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
因立周公别廟鄭桓公有助祭太山湯沐之邑故欲
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别廟
爲疑故言已廢太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
有求也豈有始祖别廟人主賜邑而以易他人湯沐

之地可謂魯之大恥不知僖公于何年復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魯以鄭逃盟而伐之楚以諸侯伐鄭而圍許以救之許遂歸楚當是此時乘鄭閒魯楚伐許田而遂復取許田也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妻也母也當是存者也其亡者皆入近廟其存者頌

禱主人之餘則皆及之大夫庶士别羣臣皆在也邦國是有則舉國凡民亦在也所謂既多受祉也黄髮兒齒蓋妻母外族也君民闔境也皆有此壽徵

十三章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此廟即閟宫也近于正寢故知閟宫者私祭之公所也毛氏新廟閔公廟也閔公無功德又兄弟自無由

别立廟鄭氏新廟姜嫄廟也姜嫄雖有功德然外姓亦無由作始廟蓋后稷以下晋廟也姜嫄爲首者記后稷所由生也奚斯督工庀事之官鄭氏教護屬功課章程是也班氏兩都賦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非也賈氏以誤指作詩主名

商頌

那

一章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初則置鞉鼓未用既而奏鞉鼓盖衆樂已作鞉鼓所以節樂者也

二章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次鞉鼓管磬並奏奏進也假升也前奏鼓奏作樂也此奏假奏升堂也此詩三稱湯孫自是三節一進告

升堂也謂奠神也二燔幣有光也謂畢事也三受胙均享也謂飲福也開其夷懌之容述其温恭之職執事有勞而助祭有能也

三章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次鼓鏞萬舞並奏奕字象形商奕車旆灸奕字如此今稱盖舞之狀也

四章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鄭氏太古有此助祭之禮恐非謂樂之節奏祭之次第自古作此非今創爲古民人通用先民即是古人自唐諱民始更改參錯後有復者有不復者詩兩稱先民此古語也一稱先人不知舊語如此惟復改如此或謂宜民宜人當作宜民宜民蓋重言之後一改一不改王氏在至和中欲改年作宜民或難王氏以

宜民宜人今但取半語非是王氏以重言爲對然卒不用也王氏最博古多藏書其所見必有自來也

闓音曰淵於巾切斁弋灼切客克各切奕弋灼切懌弋灼切昔息約切夕祥龠切

闓章曰舊一章今爲四章

闓字曰庸或作鏞古字亦通用

總闓曰已下皆商詩商廟所用也舊說用于成周之廟曰周用六代之樂也又說用于微子之國曰二王之後

得自用其先之樂也識者更詳

烈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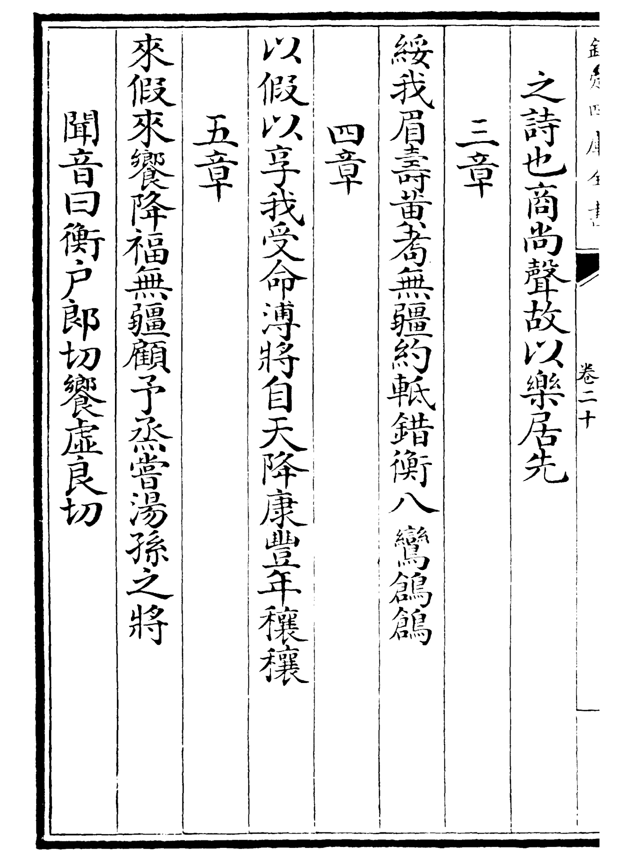
一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二章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前詩聲也所言皆音樂此詩臭也所言皆飲食也商尚聲周尚臭二詩當是各一節那奏聲之詩此薦臭



之詩也商尚聲故以樂居先

三章

緌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

四章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五章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聞音曰衡户郎切饗虛良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五章

總聞曰此皆祀湯也故皆曰烈祖序者以那爲祀成湯以此爲祀中宗鄭氏引及爾斯所附合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不知何以見之自湯而下皆可以爲及女皆可以爲斯所而獨歸中宗何也豈非以玄鳥爲武丁在那玄鳥之間未有所歸而湯之後高宗之前中宗盤庚爲賢中宗既在盤庚之先而桑穀變災爲祥可合自天降康之文今觀烈祖既同辭猗與那與嗟嗟又同意而綏

我思成賚我思成小異大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全同不獨出于一時亦出于一人也

玄鳥

一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玄鳥記節而記節之間又自有說禮仲春玄鳥至以是日祠高禖當是此年玄鳥至而有孕次年玄鳥至而生契是十三月而始誕也故知其有天命吞卵之

事不惟誕又且猥漢高猶龍種商契乃鷰種乎識者

更詳

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帝謂嚳也嚳居亳後自契八遷至湯而復居亳故書

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當是言帝命之意釐沃

當是言正域四方之意孔氏釐治沃土也

二章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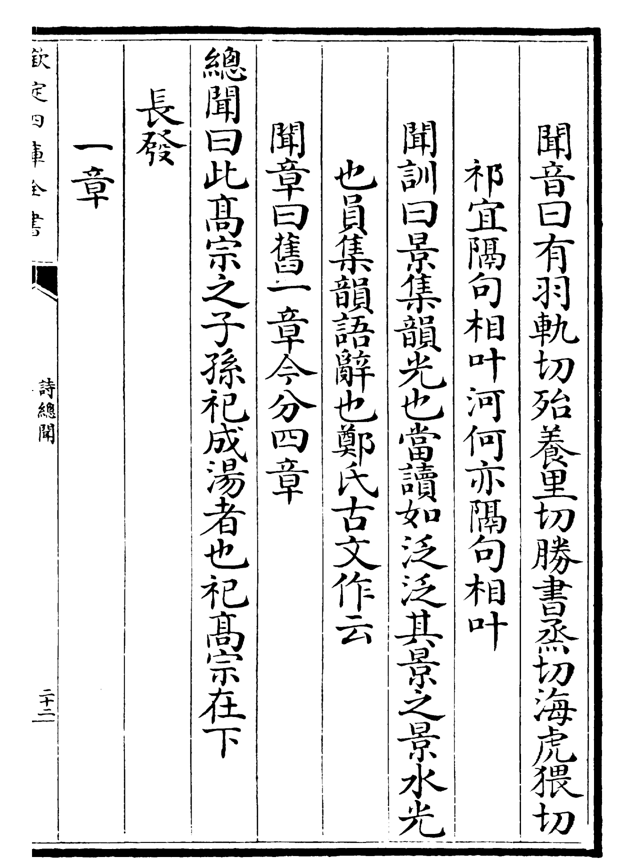
三章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章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都近河言來者如河也何不足爲數言何止百祿也鄭氏以河爲何以何爲荷毛氏任也鄭氏擔負天之多福皆荷意也所不可曉



聞音曰有羽軌切殆養里切勝書烝切海虎猥切祁宜隔句相叶河何亦隔句相叶

聞訓曰景集韻光也當讀如泛泛其景之景水光也員集韻語辭也鄭氏古文作云

聞章曰舊一章今分四章

總聞曰此高宗之子孫祀成湯者也祀高宗在下

長發

一章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止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契母也帝謂舜也所立之人子姓所生之地商邑也

二章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鳥至而生記時稱曰玄王商既有天下

之後不追謚而追稱如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孔氏謂后稷也自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有此也

三章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自相土而下昌若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事夏不敢違命至湯而曰天乙是與帝齊有代君之德福上之勢此帝桀有夏臺之囚如商紂有

羑里之錮皆寢鄰于大位故致疑也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

圍

降生也屈氏歲庚寅吾以降自湯之生則天時人事

甚疾而不遲也聖也敬也隨日而升而湯格天甚緩

事天甚嚴夏帝使爲表式于天下則時已至也肩征

湯征諸侯孔氏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與文王西伯之

事相同也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與文王伐崇之事相

同也經世丁丑湯即諸侯位即方伯也戊寅成湯征

葛始專征也上帝天也帝君也夏商皆稱帝號

四章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五章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六章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前詩先言武湯次曰武王此又曰武王大𡾊湯以武爲盛即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雖非謚亦習呼也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朱氏苞夏桀也蘖韋也顧也昆吾也甚善

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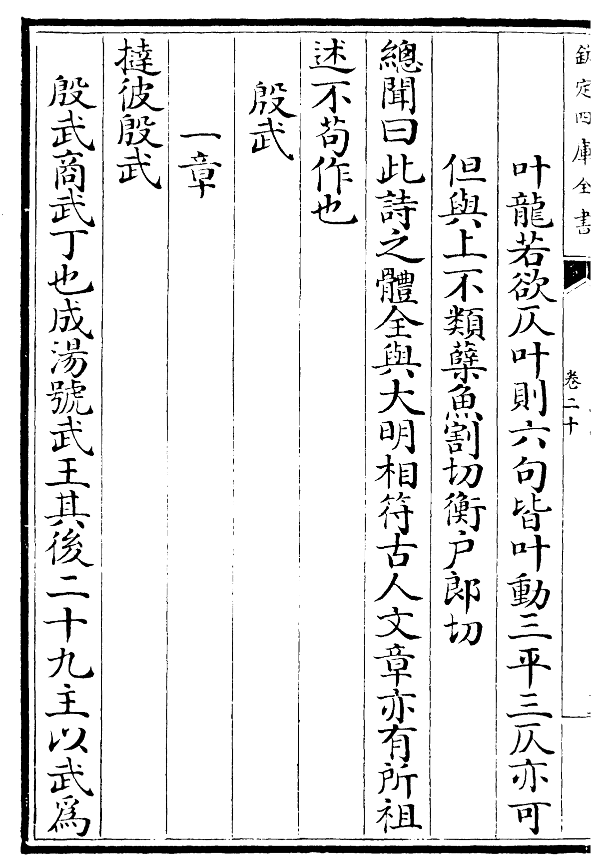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承上苞蘖爲辭言湯爲桀在苞蘖之中苞覆于上蘖攻于下可謂不安

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肖征伊尹去亳適夏孔氏進于桀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孔氏不能用賢復退還也經世己卯薦伊尹于夏王壬午伊尹歸亳降于卿士者此也乙未伊尹相湯伐桀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者此也

闡音曰共居容切厖莫紅切若欲平叶則六句皆



叶龍若欲仄叶則六句皆叶動三平三仄亦可
但與上不類蘖魚割切衡户郎切
總聞曰此詩之體全與大明相符古人文章亦有所祖
述不苟作也
殷武
一章
撻彼殷武
殷武商武丁也成湯號武王其後二十九主以武爲

號者二人武丁得聲至商武乙得禍至大最後武庚
續商祀亦不令終大率在商周以文武爲極稱而商
爲至嚴觀死生禍福之際則天心人心曽何異也
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二章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西北夷强東南夷弱言西北尚爾東南當如何敕之

辭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雖不言高宗實高宗也象曰志行也商有虎方彝博古虎方鬼方也楚人好鬼故曰鬼方虎在東北則非南也易與詩相應虎方之彝容有差也

三章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在禹荊楚屬荊州汝乃我王土所有循歲事來朝王

則我不汝禍不汝過保田業不解散也不然汝豈得安也敕之辭也

四章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僭濫怠遑無此三過則命汝有邦與封建同福不然不得我命汝何以自立又敕之辭也

五章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高宗子孫祀武丁謝之辭也

六章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司馬氏武丁殁祖庚立祖已嘉祥雉之德立廟爲高宗雉是災非祥稱宗不爲此也然既尊爲高宗則立

廟審也當是此寢

聞音曰享虛良切解古義切音係適丁歷切音的

旁紐作丁計切音地叶係集韻嚴魚銜切濫盧

甘切此作一叶國越逼切福筆力切此作一叶

吳氏不必以嚴作莊避漢諱而改

聞向曰左氏魯哀五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以多福比今詩校少一句更三字杜氏無他

辭又魯襄二十六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封建配福比今本相同杜氏亦無他辭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大率左氏所引多與今本異同特在圓機以情以理推之而已

聞跡曰景山在澶州與定之方中景山同

總聞曰首舉湯以為辭湯之威德入人之心甚深後世不無所憑藉也如周之子孫舉事多稱文武

詩總聞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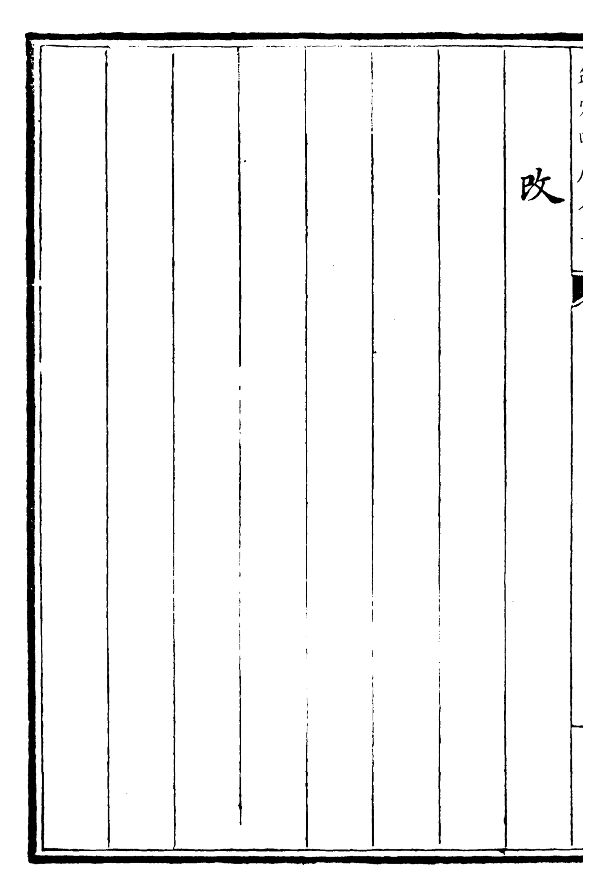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九第二十頁後五行有萋有且原本且訛苴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洛或誤轉為落原本洛訛落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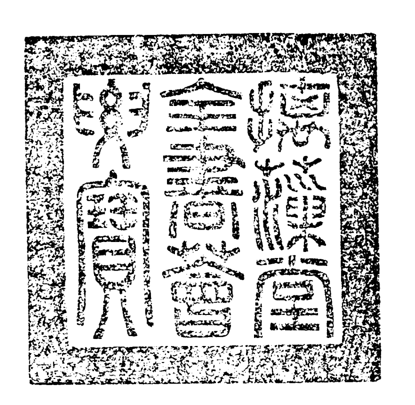
卷二十第六頁後二行蟜蟜虎臣原本虎訛武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二行大糦是承原本糦訛饎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為下國駿厖原本厖訛龎今



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周學湛